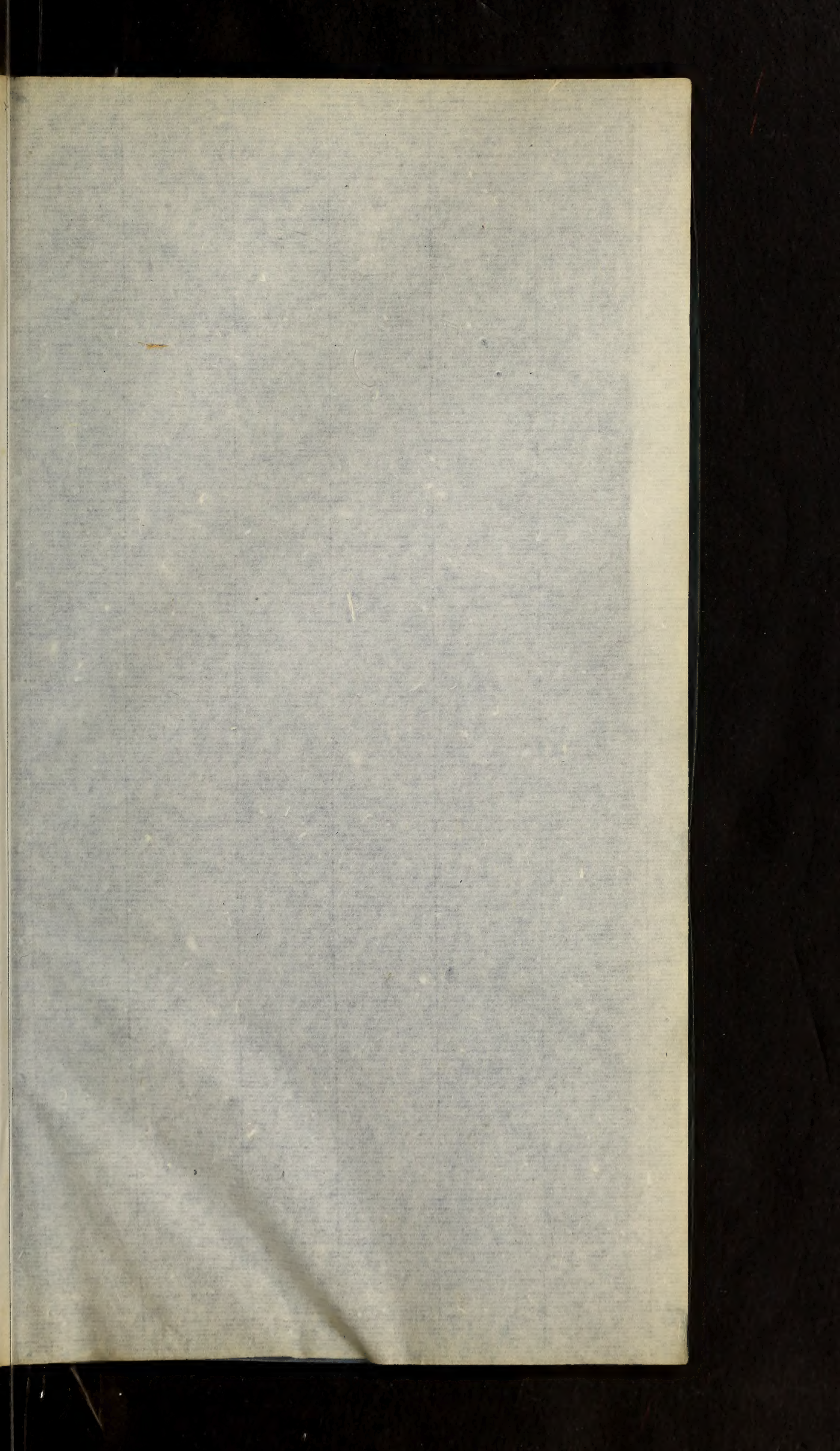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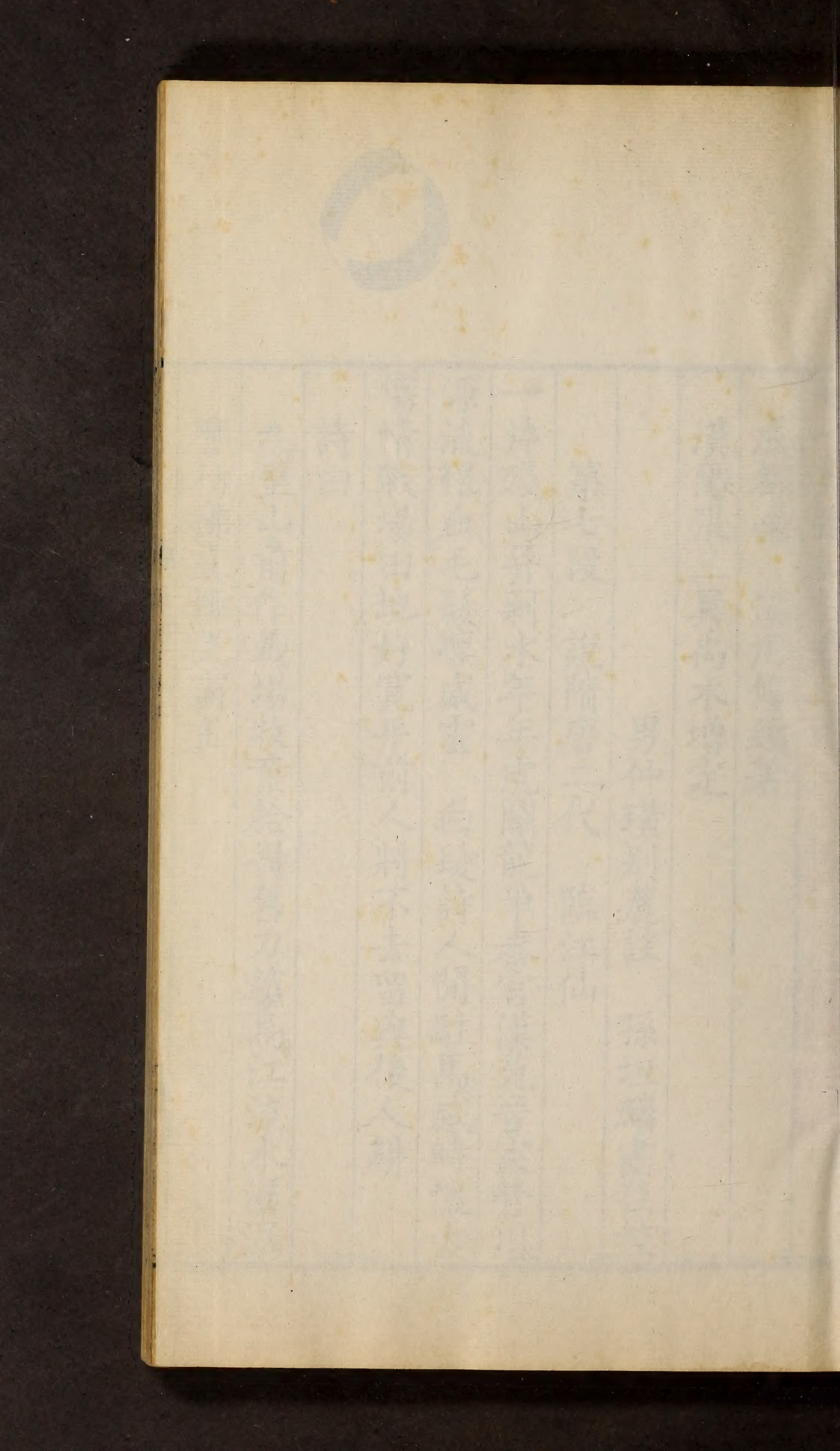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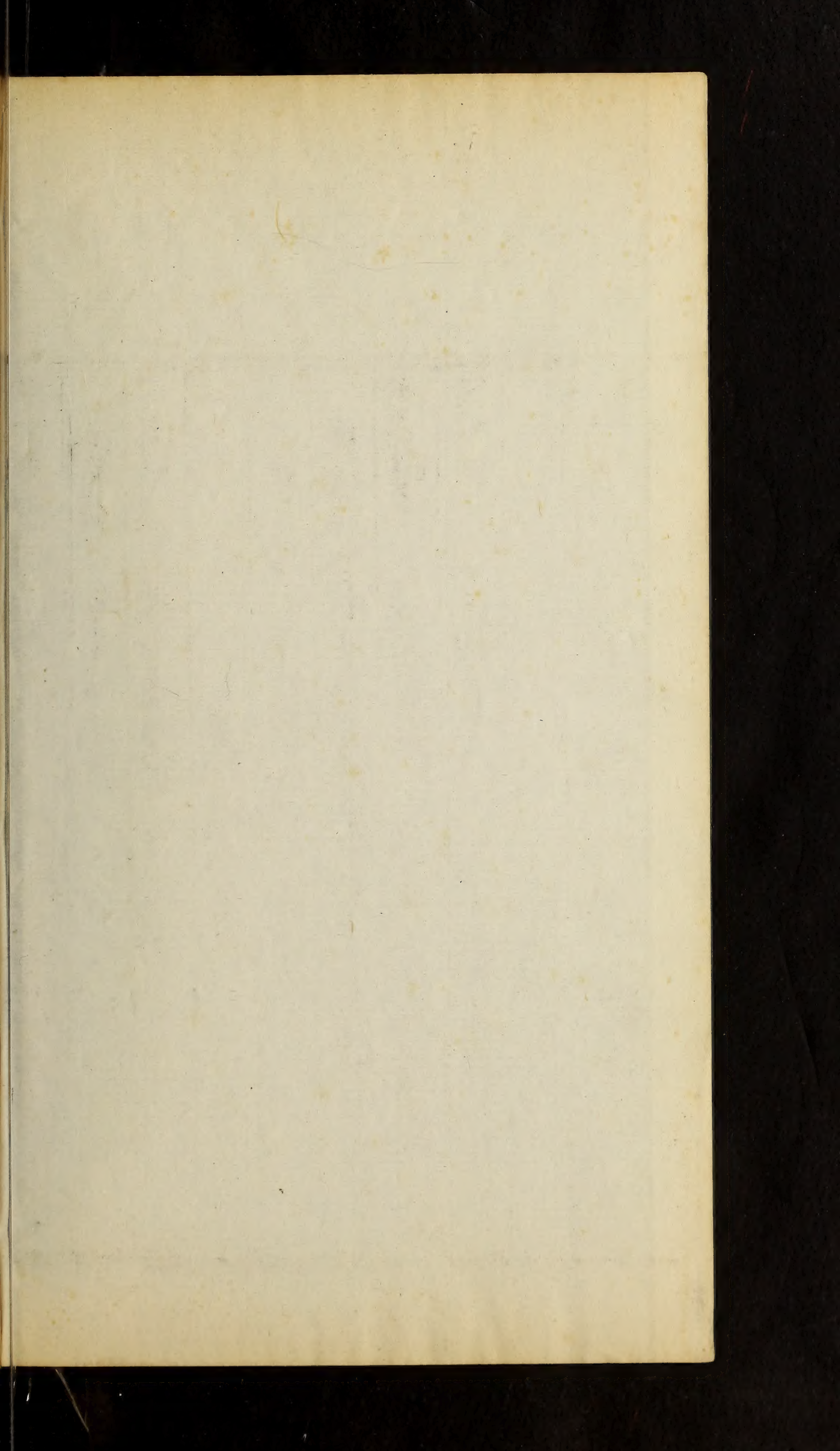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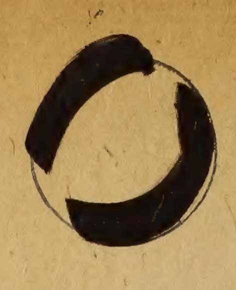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七

成都楊　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麟晝臣校

第七段　說隋唐二代　臨江仙

一片殘山并剩水年年虎鬬龍爭秦宮漢苑晉家營川源流恨血毛髮凛威靈　白髮詩人閒駐馬感時懷古傷情戰場田地好寛平前人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詩曰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烏江流水潺潺響彷彿虞姬哭霸王

霸主烏江血未乾長陵樹老朔風寒千年暗草埋金
谷幾輩征夫老玉關去鳥銷沉雲漠漠野花零落水
潺潺豪華一去無踪跡留得虚名紙上看
廣坐休將詩漫講當場再把話評論要知古往今來
事須問玲瓏剔透心萬卷詩書曾著意十年窗下苦
勞心編成忠孝賢良傳寫就欷歔感歎文濟濟堂堂
誇好漢轟轟烈烈顯功名凌雲壯氣沖牛斗對月高
歌泣鬼神山雨洗青千古恨海風吹醒萬年魂脣鎗
嚇破奸邪膽舌劒恢弘壯烈人玉軫頻調諧妙韻氷
絃細撥奉知音知音肯共梅窗月一曲梅花字字眞
昨來說至五胡擾亂總是翻雲覆雨今日把隋唐故典

看怎生作浪興風

隋者文帝楊堅其父楊忠周靜帝之臣官封隋國公死後堅嗣爵其女乃靜帝之母楊堅乃靜帝外公篡了外孫寶位是爲隋

文帝改元開皇至九年己酉南取陳後主幷天下爲一統開皇 仁壽 在位二十四年 傳

煬帝大業 在位十三年

恭帝義寧 在位一年

凡三主三十八年唐公李淵奪之而隋亡

唐者唐公李淵初爲晉陽留守後受隋恭帝禪稱唐

高祖武德 在位九年 傳之 太宗貞觀 在位二十三年

高宗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義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在位二十四年 中宗嗣聖 廢居房州十四年名還東宮又七年

武后光宅 垂拱 永昌凡七年改唐爲周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萬

歲通天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又十四年 中宗賴狄張復位反周爲

唐神龍 景隆 復位五年傳 睿宗景雲 太極 在位二年

元宗開元 天寶 在位四十四年安史擾亂

肅宗靈武即位恢復兩京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在位七年傳

代宗廣德 永泰 大曆 在位十七年 德宗建中 興元 貞元 在位二十六年

順宗永貞 在位一年 憲宗元和 在位十五年

穆宗長慶 在位四年 敬宗寶曆 在位二年

文宗大和 開成 在位十三年 武宗會昌 在位六年

宣宗大中在位十三年　懿宗咸通在位十四年

僖宗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在位十五年

昭宗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在位十六年

哀宗天佑在位三年

共二十一主享國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温滅之是爲

梁朝

隋煬帝之末天下有六十四處烟塵十八處改年建號

今略題大槩說箇始末因繇

隋文帝强奪了外孫寶位

隋高祖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爵進爲王堅女爲周宣帝后及宣帝子靜帝立是爲堅外孫堅以太后父秉政遂弒靜帝奪周祚稱帝

八年來興士馬大舉平陳

開皇八年文帝大舉伐陳以子晉王廣清河公楊素爲行軍元帥以高熲韓擒虎賀若弼等分道並進若弼自廣陵濟江擒虎自横江宵濟陳緣江諸戍望風盡走　清河縣名屬廣平府廣陵縣名今廢入江都縣故址在揚州府北一十八里横江浦在和州界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楊素字處道高熲字昭立蓨人

陳後主被擒來稱臣頓首

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擒虎入建業陳後主叔寶投於井軍人以繩引出執送長安獻俘太廟封叔寶爲長城公　蔣山即江寧鍾山

捲江東包宇宙一統乾坤

滅梁平陳席捲江東混一南北至此天下一統

躬節儉省差傜叛降不納

帝躬履節儉乘輿服御破敝者隨令補用自非宴享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輕徭薄賦先陳郢州城主張子璣叛陳以降帝弗納吐谷渾太子訶叛父請降帝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嵬王既欲歸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亦弗納　郢州劉宋所置今爲武昌府即湖廣省訶吐谷渾太子名封嵬王

制義倉勤聽政果斷剛明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從之帝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性尤嚴重令行禁止革弊釐政果斷剛明

只可惜暗託付獨孤謀誤
退勳臣易太子轉眼無恩

帝與后獨孤氏甚相愛后性妬忌帝寵憚之后見朝士及諸王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初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幸之后陰殺之帝怒單騎入山谷高熲諫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后聞熲謂已爲一婦人

衘之會頻妾生男后諷帝黜退之太子勇多內寵妃元氏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心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賢廣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鴆害后忿然曰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矣遂數譖勇帝由是廢太子勇立廣爲太子後帝寢疾名廣入居殿中廣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素條列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侍疾旦出更衣爲廣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顧氏曰楊堅牽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　文帝后獨孤伽羅

生長下惡冤家凶神逆子
到頭來遭獍食死不分明

帝知廣不足付大事乃呼尚書柳述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廣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楊素聞之白廣矯詔執述等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帝崩中外頗有異論

隋煬帝不成才兇強惡劣

煬帝文帝第二子後追謚曰煬捷録曰嗣致以來殺戮濫加虐焰大張九州爲爐致天下沸湧灼爛號呼騰踏莫有救止　諡法好内遠禮曰煬

殺親兄烝庶母犬豕存心

帝矯稱高祖之詔賜兄故太子勇死文帝妃陳氏爲宣華夫人文帝崩廣遣使者封小金盒賜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廣遂烝焉又文帝妃蔡氏容華夫人自請言事亦爲廣所烝

大寶殿弑親爺稱尊即位

初廣侍疾於大寶殿令張衡入侍文帝遂崩後大業八年殺張衡臨刑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觀此則廣之殺父無疑矣

倚富強矜智勇恣意荒淫

自開皇仁壽以來倉庫盈溢國富兵強煬帝承藉餘緒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侈靡土木無所不爲荒淫無度造有迷樓御女車等事

悅女色縱奢華泥沙錦繡

帝恣意女色宮掖不可勝計嘗詔淮南等處閱視民間女子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又築西苑其內爲海海內緣渠爲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常如陽春龍舟皆以錦綵爲袍又或以繒帛纏樹 淮南即今揚州

弄刀兵貪土地螻蟻人民

煬帝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人不堪命自是海內騷然邵康節作隋詩門螻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 朔方今陜西寧夏衞遼左即遼東邵康節名雍字堯夫謚康節范陽人流寓河南富弼司馬光治第留之扁其室曰安樂窩號安樂先生

廣倉廪築長城勞煩百姓

置洛口倉築倉城周二十餘里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築倉城周十里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尋更自榆谷而東又復[illegible]之[illegible]者死從者遍道路 洛口倉在河南府鞏縣西[illegible]於此榆林隋初置榆林縣後改爲郡故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紫河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長城在臨洮府城北秦始皇北築長城萬里起自臨洮即此處榆谷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里有大小榆谷

開汴河實苑囿盖造宮庭

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通於淮又發河北男女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命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禾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通濟渠即汴河故道一統志云其源舊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東城內又東合蔡河名莨菪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滅無迹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穀洛淮泗皆水名汴河名河

北黃河之北也永濟渠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爲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沁水源出沁州源縣綿山穿太行達濟源經武陟入黃河顯仁宮在河南府洛陽縣阜澗江都縣名屬揚州府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

跨遼海討高麗勞民動衆

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討之帝詔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徵天下兵會於涿凡一百一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人祖旗蔽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者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歷遼東路大海自將討之如是者三高麗城守不下諸軍將多覆沒後徵兵每失期不至高麗亦困敝乞降乃止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天下騷動始相聚爲羣盜　幽州今順天府東萊今萊州府涿今涿州

造龍舟恣遊賞北狩南巡

遣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船及襍船數萬艘每艘

[illegible]

又數北狩朔方歷榆林雲中泝金河突厥啟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帝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金河一統志云在大同府古雲內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西流入天瑞治呼韓邪屠耆皆單于之號其俗謂賢曰耆突厥北夸國名

勤採獵取鷹師論千撥萬

勤於遊獵連谷隴西拔延山等處長圍周二千里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東京煬帝以洛陽為東京尋改東京為東都

聚音樂陳百戲誇耀番人

初突厥啟民可汗入朝帝大徵散樂以誇之後諸番來朝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執絲竹者尚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歲以為常　百戲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故名

惡毒氣廣熏蒸普天之下

歹名兒張掛徧率土之濱

李密檄煬帝十罪云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天地難容人神嗟憤書罪無窮流惡難盡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

李密字法士

民心變起烟塵六十四處

是時天下大亂盜賊蜂起凡六十四處

知世郎王簿者倡首山東

鄒平民王簿擁衆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　鄒平縣名屬山東濟南府長白山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山跨鄒平縣一十里又名會仙山齊今濟南府濟今兗州府濟寧州

張金稱高士達因而聚衆

鄃人張金稱聚衆於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　鄃縣名今東昌府夏津縣河曲縣名屬太原府蓨縣名故城在河間府景州城內清河舊縣名今東昌府武城縣

孫安祖劉霸道發怒生嗔

孫安祖漳南人竇建德集無賴少年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盜平原東有豆子䴚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俠食客常數百人遠近多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勇賊　漳南漳水之南也漳水在順德府平鄉縣西南高雞泊在大名府界平原縣名屬濟南府豆子䴚地名在平原縣東阿勇賊之號䴚音剛上聲

竇建德苗海潮東西響應

渤海竇建德起兵漳南自稱長樂王下邳苗海潮聚衆爲盜後附杜伏威　渤海今河間府滄州長樂今眞定府冀州下邳今淮安府邳州

郝孝德孫宣雅遠近傳聲

平原郝孝德渤海孫宣雅各聚衆十萬與王簿等結連

吳朱燮晉管崇江東舉事

吳人朱燮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晉陵人管崇羣盜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揚子以備南賊崇遣將陸顗襲破之衆至十萬　吳今蘇州府崑山縣屬蘇州府晉陵郡名今常州府揚子江名在儀眞縣西經通泰二州入於海

杜伏威輔公祐淮楚稱兵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轉掠淮南諸郡據歷陽伏威僭號吳王　章邱縣名屬濟南府臨濟今青州府臨淄縣歷陽今江南和州

王須拔魏刁兒剪滅燕趙

上谷人王須拔起兵平恒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上谷今保安州燕今順天府趙今眞定府趙州

甄翟兒扶助起殘害人民

甄翟兒初爲魏刁兒部將所至殘害後復號歷山飛轉寇太原

郭方預孟海公各誇英勇

北海人郭方預自號盧公攻陷郡邑濟陰人孟海公據周橋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北海隋郡名今青州府濟陰今兗州府曹州

燕格謙齊孟讓儘力橫行

渤海賊帥格謙據豆子䴚自稱燕王齊人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　盱眙縣名屬鳳陽府都梁宮在盱眙縣西南三里今名都梁臺遺址尚存

楊元感益招呼蒲山李密

楚公楊元感素之子煬帝征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舉兵反蒲山公李密初爲左親侍至是元感以密爲謀主引兵向洛陽隋屈突通擊之元感敗死密亡匿後翟讓起兵推密爲主號魏公　蒲山縣名未詳處所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三十里有蒲山瀕海黎陽今大名府濬縣魏郡名今大名府

太原公攏掇起留守唐公

隴西成紀人李淵父昞仕周封唐公淵襲爵爲太原留守子世民說淵曰主上無道百姓困窮不若順民心以興義兵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又說之晉陽令劉文靜說宮監裴寂勸淵舉兵寂謂淵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然之司馬許世緒司鎧武士彠皆共勸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乃命世民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遂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移檄郡縣　成紀今鞏昌府秦州

史萬寶李仲文長安接應
何潘仁邸師利整衆相從
向善志力扶持孫華鼓舞

淵壻柴紹赴太原妻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李氏又使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邸師

關中羣盜悉降於淵 鄠縣屬西安府司竹園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周迴百里馮翊今西安同州

梁師都煽惑起薛舉稱秦

朔方郎將梁師都殺郡丞據郡反稱帝國號梁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金城自稱西秦霸王攻陷隴右諸郡後稱秦帝徙據天水 金城隋郡名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天水今鞏昌府秦州

王德仁劉苗王喧呼北地

王德仁起兵於鄴擁衆保林慮山自號太公離石胡劉苗王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 林慮山一作隆慮山在彰德府林縣西北二十五里離石地名在太原府劉淵嘗都於此苗王淵之裔故曰離石胡

毋端兒敬盤陁呌喊龍門

賊帥毋端兒擁衆據龍門帝召李淵討之敬盤陁爲絳郡賊帥李淵亦擊降之 龍門今平陽府河津縣絳郡今平陽府絳州

左才相李子通依山據海

左才相起兵齊郡僭號博山公東海賊帥李子通起兵海陵自號楚王寇江都後稱吳帝　東海隋郡名今淮安府海州海陵今揚州府泰州

沈柳生梁蕭銑打鬧江陵

巴陵校尉董景珍等據郡叛以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迎奉之甫募兵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衆曰巴陵豪傑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乃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從之進克江陵遂稱梁王　巴陵縣名屬岳州府羅川隋縣名今慶陽府眞寧縣

劉武周郭子和山西結黨

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北連突厥翊衞郭子和亦起兵於榆林自號永樂王北赴突厥始畢以武周爲定楊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乃更以爲屋利設　馬邑縣名屬大同府

滿城縣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
典兵者曰設屋利乃一設之號

林士弘操師乞江廣馮陵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帝以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之殺師乞士弘代統其衆攻殺子翊自稱帝國號楚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　鄱陽縣名屬江西饒州府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九江今江西九江府番禺縣名屬廣東廣州府

徐世勣王伯當滎陽抄掠

王當仁周文舉犨洛崢嶸

翟讓起兵離狐徐世勣年十七說讓曰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時又有濟陽王伯當外黃王當仁韋城周文舉皆擁衆爲盜李密說之皆附於讓進攻滎陽殺通守張須陀　離狐縣名故城在兗州府曹縣界內滎陽縣名屬開封府濟陽縣名故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外黃縣名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韋城縣名故城在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劉元進沈法興聚朋江表

餘杭劉元進起兵據吳郡朱燮管崇等推爲天子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稱王毗陵　餘杭縣名屬杭州府吳興今湖州府毗陵今江南常州府

左孝友盧明月發恨齊東

齊郡賊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　蹲狗山未詳處所祝阿今兗州府東阿縣

楚朱粲楊士林互相攻討

城父朱粲始爲縣左史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引兵掠荊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粲敗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以爲顯州道行臺　城父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荊今荊州沔今湖廣沔陽州菊潭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顯州今南陽府泌陽縣

裴長才白瑜娑嘯聚山林

賊帥裴長才糾二萬與王簿孟讓等結連進攻章邱

靈武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謂之奴賊　靈武

隋郡名故城在陝
西寧夏衛城南

李公逸單雄信糾合翟讓

韋城翟讓爲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爲羣
盜單雄信聚少年往從之雍邱盜李公逸亦附焉後
據興樂倉擊敗東都兵推李密爲魏公
畧取河南諸郡　雍邱今開封府杞縣

王世充乘勢反占了東京

王世充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遂冒
其姓煬帝以世充爲江都官監後輔越王侗於洛陽
爲僕射世充自稱鄭王
尋弑侗稱帝據東京

高開道起漁陽自稱燕主

高開道格謙部將謙死開道收餘衆後據
漁陽自稱燕主　漁陽今順天府薊州

宋金剛興易水自在縱橫

宋金剛起兵易州爲竇建德所敗降於劉武周武周號曰宋王　易州屬保定府

凉李軌自稱王河西據土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凉王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抱罕盡有河西五郡　河西即今甘肅鎮

徐圓朗居海島陷了東平

魯郡徐圓朗攻陷東平郡遂據兗州并有海岱　魯郡今濟南府東平州名屬兗州府

虎賁郎名羅藝幽州抗命

虎賁郎羅藝起兵涿郡殺渤海太守唐禕等柳城懷遠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　柳城故城在永平府城西二十里　懷遠鎮名

守新鄉劉黑闥背主降人

劉黑闥漳南人與竇建德善後事王世充常竊笑其所爲世充使守新鄉黑闥遂降建德署爲將軍　新鄉縣屬衛輝府

辛未歲爲饑荒干戈亂起

大業七年辛未煬帝征高麗死者相枕民生計無遺加之饑饉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相聚爲羣盜

丙子年隋煬帝遊幸蕪城

大業十二年丙子帝如江都以越王侗留守任崇崔民象王受仁等以盜賊充斥不宜遊幸上表極諫皆殺之遂幸蕪城復營宮室自是不復返東都矣 蕪城即古邗溝城吳王濞故都後荒蕪鮑照作蕪城賦鮑照字明遠杜詩所謂俊逸鮑參軍也今黃梅縣治即照宅

丁丑年十二處改稱年號

按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改年號者止八處恭帝侑義寧元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大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舉泰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楚帝林士弘太平二年至戊寅又改元者四後恭帝侗皇泰元唐高祖武德元凉王李軌安樂元楚王朱粲昌達元兩年改號共十一

處

李世民十八歲舉義興兵

李世民唐公淵之第二子年十八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劉文靜見而異之謂裴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世民就文靜定計乘間說淵舉義淵大驚世民曰天時人事如此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遂起兵太原

扶立起老令公大唐高祖

李淵起兵後立隋代王侑爲帝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及煬帝被弒淵遂受隋恭帝禪稱皇帝國號大唐是爲唐高祖

據長安平禍亂濟世安民

淵起兵太原遣世民擊西河郡拔之尋取霍邑進圍河東世民說淵西趣長安乃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世民徇渭北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遂進克長

[illegible]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
世安民故採其語名曰世民　西河隋郡名今山西
汾州霍邑今平陽府
霍州河東今平陽府

戊寅年隋煬帝江都遇害

宇文家冤業報化及行兇

戊寅恭帝侑之義寧二年也煬帝在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共謀亡去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召驍果夜自元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虔通逼帝出宮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曰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帝遂遇害初文

帝簒宇文氏之天下盡滅其族而其子孫終見弑於宇文氏之手寃業之報信不爽也　亟還與手謂急引還與下手弑之也

趙王杲可憐兒長號見殺

趙王杲煬帝愛子時年十三化及作亂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斬之血濺帝衣

大麻繩綑頸下送了三魂

化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賊黨馬文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

拋撇下兩孤孫權臣侮弄

煬帝三孫代王侑燕王倓趙王侗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倓爲化及所害李淵入長安立侑爲帝後禪位於唐封巂國公是爲恭帝王世充輔侗於東都世充簒位封爲潞國公後裴仁基等謀誅世充事泄世充齊鴆詣侗侗布席禮佛曰從今以往願不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縊殺之謚爲恭帝　巂今東平巂亭

西潞州

四十年隋社稷化作灰塵

隋自文帝至恭帝共三十八年禪於唐而隋亡

唐高祖創業成李家天下

時方士言楊氏將滅李氏當爲天子唐公李淵承亡隋之敝受恭帝禪即位是爲高祖神堯帝後武后時蘇安恒疏言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顏見唐家宗廟臣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太后亦不罪

小秦王佐乃父打就乾坤

李世民年十八勸父舉義高祖即位爵封秦王時軍中號爲小秦王顧氏曰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謀佐父削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又曰六年之間定宅九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爲之子也

縛建德降世充親擐甲冑

帝命秦王督軍伐鄭主王世充屯於北邙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戰敗秦王遂圍洛陽世充求救於夏王竇建德建德救之郭孝恪謂秦王曰世充窮蹙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秦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守東都自將驍勇趣武牢北濟河南建德悉衆出牛口秦王率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槊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擒之囚至洛陽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被擒雖得出將必無成世充遂降秦王選精銳千騎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使尉遲恭秦叔寶將之每戰秦王自被元甲帥之以爲前鋒所向摧敗敵人畏之　鄭今開封府鄭州北邙山名在河南府城北一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此東都即洛陽武牢即虎牢關牛口峪名在眞定府臨城縣西二十五里

破武周擒仁杲自運戈兵

定楊可汗劉武周攻并州晉陽土豪薛深開城納之齊王元吉奔長安關中大震帝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曰太原王業所基河東殷實願假精兵三

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者二日不解甲者三日金剛將尋相尉遲敬德悉降武周聞金剛敗棄并州走突厥金剛走死并州悉平仁杲薛舉之子舉卒仁杲襲位爲秦王攻唐涇州秦王擊破之進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拒戰秦王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大潰秦王率二千餘騎追之圍其城仁杲計窮出降斬之　并州今太原府汾今山西汾州晉唐初州今平陽府　呂州隋初所置故城在平陽府霍州西五里雀鼠谷在汾州介休縣西南二十一里涇州屬平涼府高墌地名在隴西原北淺水原之北也

行戰討掃烟塵一十四載

秦王起兵時年十八至即位年三十一歷戰討以定天下者凡一十四年

攻堅城陷強敵幾度勞心

凡攻城陷陣秦王身先士卒謀畧無比所向皆克

用人物總賢才房謀杜斷

帝以秦王爲天策上將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等共十八人爲學士秦王使如晦參謀帷幄軍中多務剖決如流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後秦王即位並以爲僕射兩人引援士類常如不及帝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元齡善謀如晦善斷同心狥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如晦字克明封萊國公杜陵人元齡字喬孫世居臨淄謚文昭

尉遲恭秦叔寶慣戰能爭

尉遲敬德先爲宋金剛將善避矟每單騎入賊羣刺之不能傷金剛敗敬德遂降後金剛降將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因之秦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騎萬餘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世充敗走秦王謂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建成以書招之贈金皿一

從討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功居多以功累封
公初世充以秦叔寶爲將軍叔寶疾其多詐會世充
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遂降秦王厚禮之以爲總管
從征戰有功累官左武衛大將軍封胡壯公　九曲
地名在隴西尉遲恭字敬德
馬邑人秦叔寶名瓊歷城人

臨湖殿舉干戈三王定統

帝以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建成
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名日盛建
成內不自安與元吉協謀欲共害之密請殺秦王秦
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房元齡等密勸決計會太
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
以其狀授秦王王因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
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仇
帝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叅明日秦王帥長孫無
忌等伏兵於元武門張婕妤竊知秦王表意馳語建
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
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叅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
覺有變欲還秦王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
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衆大至攻元武
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散去帝方泛舟海池秦王

使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帝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帝乃召秦王撫之秦王跪吮帝乳號慟久之遂立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　無忌字輔幾洛陽人

老糊塗無決斷同氣相刑

初秦王勸帝起兵帝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及即位不立世民而立建成後建成忌之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以圖世民文幹反帝召世民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帝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而止後秦王與太子嫌隙益深以洛陽形勝之地欲出保之帝謂世民曰首建大謀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建成

乃密令人上封事帝遂止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遂有六月四日臨湖之變司馬公曰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卒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慶州今陜西慶陽府蹀履也謂殺人血流履涉之也建成後追封爲隱太子

唐太宗登寶位神文聖武

武德九年六月高祖立世民爲皇太子即自稱太上皇詔傳位太子世民固辭不許八月太子即位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瑣按史載明皇八年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帝以符瑞上高祖諡曰神堯太宗曰文武羣臣請上明皇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今以太宗稱神文聖武考無所據

舉讐臣放怨女發政施仁

初建成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帝詔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帝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於嶲州以爲諫議大夫後帝宴羣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

帝即位初首放宮女三千餘人貞觀二年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帝又簡出三千餘人　嶲州本西南夷卭都國地屬四川王珪字叔玠祁縣人魏徵字元成下曲陽人

興學士講經書招賢納諫

帝置弘文館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方罷帝求賢若渴納諫如流　弘文館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世南字伯施餘姚人褚亮字希明錢塘人思廉武康人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德言字文行

輕差徭薄稅斂惜愛生靈

帝憂[illegible]百姓轉徙[illegible]
且賑恤蠲租屢見舉行

罷鷹犬吞蝗蟲人心頂戴

帝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畿內蝗帝入苑中見蝗
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
腸遂吞之是
歲蝗不爲災

盜賊消糧食賤海內昇平

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去奢
省煩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
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天下大稔斗米
不過三四錢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同漢高符魏祖的眞英主

初晉陽令劉文靜見世民謂裴寂曰此非常人豁達
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後高祖使李密迎世民於豳州
密一見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
定禍亂乎　文靜武功人裴寂蒲州人開山鄠縣人

畫淩烟圖王會彪炳丹青

帝圖功臣於凌烟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元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凌烟閣在西安府城中唐之西内太極殿之東士廉名儉李靖字藥師三原人蕭瑀字時文志元臨淄人柴紹字嗣昌順德無忌子公謹字弘愼繁水人君集三水人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賜姓李

大體段好規模高出千古

歐陽修謂帝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尹氏曰太宗武定亂畧文致太平論功較德直與古帝王並驅爭先

舉大事自卑微劫父臣虜

高祖初為太原留守與宮監裴寂有舊每相宴語或連日夜世民欲起義恐父不從乃因寂關說寂先以晉陽宮人侍淵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起兵晉陽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始畢得啟云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遣其柱國康鞘利送馬千匹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遣文靜至突厥請兵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胡氏曰隋煬弒父殺兄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舉兵討之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也收召豪傑分擊二京義聲既震天下歸唐其孰禦之惜乎乘時舉事雖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亂人倫納弟婦貽誚辰嬴

巢剌王元吉妃楊氏帝納之有寵生子曹王明文德皇后長孫氏崩帝欲立楊氏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爲弟婦也　帝先追封元吉爲海陵剌王後詔號巢剌王按謚愎狠遂過不思忌愛曰剌巢封邑名今無爲州巢縣辰嬴懷嬴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後圉逃歸是爲懷公故嬴氏號懷嬴及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盖重耳之姪婦也今妃爲太宗弟婦故徵以此爲喻

君臣義不克終停婚失信

鄭公魏徵寢疾帝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帝自製碑文並爲書石後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不悅乃罷叔玉尚主並踣所撰碑顧氏曰停婚踣碑而君臣之義以絶

衡山今衡州府衡陽縣踣洞仆

戰爭心無厭足跨海東征

高麗東部大人泉盖蘇文手弑其王建武帝曰盖蘇

帝不聽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親征世勣拔盖牟城以其城爲盖州張亮拔畢沙城帝渡遼拔遼東城以其城爲遼州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帝刻石紀功驛書報太子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及攻安市晝夜不息凡六旬不能克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乃敕班師渡遼暴風雪戰士死者無筭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尹氏曰太宗遼東之行非爲蘇文之弑君實欲騁所長以夸大天下而已其少時親見隋煬之事固已技癢於中故必欲親征遠與隋煬爭勝近與臣下爭功必欲獨勝當世人皆莫及而不料小醜之能抗也好勝不止自取挫衂可勝惜哉　泉盖蘇文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高麗今朝鮮國盖州遼州俱今奉天府

三綱斁十漸非投懷青雀

程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其原皆始於太宗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初清淨寡欲今訪求珍怪一漸也初不輕營爲今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

異物今玩好襍進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攜貳今徭役勞敝百姓不帖十漸也投

懷青雀註見下

廢承乾併魏泰國本幾傾

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畏其逼陰善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承釁圖之因勸之反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帝誅君集等廢承乾爲庶人太子既廢泰日入侍奉帝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上始悔曰我欲

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青雀魏王泰小字東萊今山東萊州府

唐高宗初倚任遂良無忌

太宗寢疾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天下尋崩太子治即位是爲高宗以無忌爲太尉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遂良字登善錢塘人

納父妾貶耆舊漸不聰明

初太宗納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立爲才人太宗崩帝拜爲昭儀帝欲廢皇后王氏而立昭儀爲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後召無忌遂良等入內殿帝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立爲后何如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明日帝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

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帝乃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尋改貶遠州刺史武氏又以無忌受重賞而不助已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許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季方欲與無忌謀反帝乃削其官封黔州安置韓瑗涕泣極諫曰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福不聽　潭州今湖廣長沙府黔州今大名府開州　獲音護　獠音聊

果然是雉兒懦不堪負荷

初太宗疑帝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無忌固爭以爲不不可乃止

雉奴帝小字

任中宮稱二聖背禮忘恩

武后名曌性明敏涉獵文史帝每視事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大權悉歸中宮帝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武后母章氏夜夢

王皇后蕭淑妃二嫗骨醉

皇后王氏寵雖衰帝未有廢意也會武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帝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帝乃廢后爲庶人與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帝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俱死又斬之

長髮尼權在手癡氣吞聲

初帝爲太子入侍太宗見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帝詣寺行香見之泣時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后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亦屈身忍辱奉順帝意帝大寵幸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帝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事帝密召上官儀議之儀請廢之帝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帝自訴帝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

儀教我於是后使許敬宗誣奏儀與伏勝殺之顧氏
曰后以虺蜴之心豺狼之性一旦太阿在手女可殺
子可殺皇后可殺
而何有於李氏哉

唐中宗癸未年殘冬即位

高宗弘道元年癸未冬十二月
帝崩太子哲即位是爲中宗

武則天稱太后自主朝廷

初高宗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後遺詔軍國
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立尊天后爲皇
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後中宗復
位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甲申年二月閒裴炎作禍
被雌龍生毒害貶做廬陵

中宗改元嗣聖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爲皇后先是高
宗疾甚夜詔裴炎受遺詔輔太子次年甲申二月中
宗欲以后父元貞爲侍中中書令裴炎固爭中宗怒

宗爲廬陵王遷於房州胡氏曰裴炎但知元貞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已也　廬陵縣名屬吉安府

豫王旦順母情暫登龍扆

太后立高宗第八子豫王旦爲皇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旦後爲睿宗　豫唐州名今河南汝寧府

母居中立年號溷亂文明

睿宗二月改中宗嗣聖元年爲文明元年九月太后臨朝復改文明爲光宅元年

庚寅歲奪朝權稱周改號

庚寅七年太后改元天授九月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周爲太后父士彠始封國也並改用周正建子上尊號曰聖神皇帝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宗廟以武氏

祖配上帝尋自加越古之號
又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賜君王姓武氏泯滅宗親

太后以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先是太后遣將軍邱神勣殺故太子賢於巴州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瑯琊王沖越王貞等密謀匡復與諸王往來納結未定而沖先發遽起博州貞狼狽應之亦舉兵於豫州諸王皆不敢發沖爲門者所殺貞自殺太后遂大殺唐宗室使周興按之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等迫使自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范陽王藹坐與二王通謀皆殺之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十二人徙紀王慎於巴州道卒八男相繼被誅又殺鄭王儆等六人旋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誅其諸子又殺豫章王亶南安王頲等十二人鞭殺故太子賢之子安樂王光順又殺南安王穎禹公昭及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立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瑯琊郡名故城在青州府諸城東南瑯琊山下越州名今紹興府博州今東昌府黃縣名屬登州府江都縣名屬揚州府范陽今順天

白馬主通花郎穢汙宸極

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因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乃度爲僧改名懷義以爲白馬寺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表寢不出太平公主薦張昌宗張易之入侍禁中二人年少美姿容皆得幸於太后以昌宗爲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時人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内史楊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二人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計後以易之爲奉宸令封昌宗鄴國公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内供奉右補闕朱敬則曰陛下内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衒云陽道壯偉過於懷義求入供奉醜慢無恥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　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駝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爲名創蓋白馬寺在河南府城東即僧寺之始太平縣名屬平陽府

來俊臣索元禮羅織威刑

太后自以久專國政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爲遊擊將

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屢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共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

李敬業駱賓王勤王空檄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魏思温等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揚州以匡復廬陵王為辭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子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

等首來降　柳州屬廣西潤州今鎮江府敬業世勣孫嗣爵英國公駱賓王義烏人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海內稱四傑

狄仁傑張柬之救正殷勤

司空梁公狄仁傑太后信重之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深沉鄭重彌縫救正太后爲之感悟還盧陵於東宮太后嘗問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仁傑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遂遷柬之爲秋官侍郎後以同平章事柬之密謀匡復與仁傑前後所薦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　洛州今河南府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諡文惠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諡文貞彥範字士則敬暉字仲曄諡肅愍

盧陵王十五年房州聽命

太后廢帝爲盧陵王自嗣聖元年甲申遷於房州至戊戌始還東都凡一十五年　房州今鄖陽府房縣

子姪親鸚鵡夢取至東宮

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夫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不立承嗣三思而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名至復立中宗爲皇太子賜姓武氏居東宮

元人詩曰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皇還

乙巳年春正月五龍返正

神龍元年乙巳春正月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張柬之與天官侍郎崔元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乃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定謀又用彦範暉皆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彦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等帥羽林軍五百人至元武門遣多祚等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

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
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北門
唐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
長生殿初太宗建溫泉宮於驪山下至明皇改爲華
清宮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在西安府臨潼
縣東南上陽宮隋煬帝建在河
南府閿鄉縣舊湖城縣西北

十六載復稱唐李氏乾坤

當太后改號時鳳閣舍人張嘉福使王慶之數百人
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非族今誰有天下者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不從羅
長源曰武氏一亂幾以不唐自庚寅七年太后改國
號爲周至乙巳凡十
六年始復國號曰唐

憂變喜死復生不知忌憚

帝初遷房州日炅憂懼每聞敕使至輒惶
恐欲自殺及復位倚任中宮寵用武氏

越昏愚越懵懂怎做人君

時諸武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帝誅之不聽柬之等
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今反如
此知復
奈何

想當日爲輕許外家天日
恰回朝仍追念海誓山盟

帝在房州與后韋氏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
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
禦至是復位后遂干預朝政帝每臨朝后必
施帷帳坐於殿上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

妻煽禍女持權五王戮死

上官儀女婉兒沒入掖庭帝拜爲婕妤武三思通焉
婉兒又薦三思於韋后亦與后通帝遂拜三思爲司
空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公主賣官鬻獄勢
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
自請爲皇太女帝亦不譴責敬暉等表以諸武封建
如舊乞降其王爵以安内外武三思忌之以崔湜鄭
愔爲謀主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不若封以

博陵王皆罷政事大權盡歸三思三思尋陰令人疏
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帝大怒命李承嘉
窮覈其事承嘉言敬暉等所爲帝乃長流敬暉於瓊
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元暐於古
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薦
大理正周利用乃使攝侍御使奉使嶺外比至柬之
元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
上肉盡至骨乃杖殺之得暉剮而殺之恕已素服黃
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
地爪甲殆盡仍搥殺之　安樂唐所置縣今臨洮府
狄道縣是平陽今平陽府扶陽縣名故址在思南府
城西北漢陽縣名屬漢陽府南陽縣名屬南陽府博
陵今定州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西南架洛水隋煬
帝建用大船連以鐵鎖南北夾起四樓唐貞觀中始
甃石爲岸即宋邵雍聞杜鵑處瓊州今瓊州府瀼州
廣州化外唐置瀼州瀧州今肇慶府環州今慶陽府
環縣古州莫詳沿革惟黎平府城西六十里有古州
八萬洞軍民長官司貴州貞觀中所改今梧州
府鬱林州安樂公主名裹兒再適武延秀

寵仇讐輕社稷愛子遭刑

武三思先在武后朝營求爲太子幾危社稷至是帝寵任三思三思與之同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及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帝太子重俊非韋氏所生后惡之三思尤忌之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帝乃與韋后安樂公主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衞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帝以其頭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後臨淄王隆基討誅諸韋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及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迎相王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

戲燈市御梨園荒淫酒色

帝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又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不能興帝與韋后妃主臨觀大

之既成獻之於此拔河戲名也淸明節以大蔴絙兩頭繫千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力弱者爲輸

又一說以蔴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

黠宮中雙陸籌醜行邪心

帝嘗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爲黠籌上官婕好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

桑條韋同女梟餅中藏藥

苦炎天神龍殿做了冤魂

初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見上令圖示百官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陳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諸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帝悅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恐事泄帝女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因餅中進毒帝遂崩於神龍殿　桑條韋永

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條韋也樂許州屬開封府神龍殿在西南府城内

相王子李三郎興兵討亂

相王即豫王旦先武后立爲皇嗣中宗復位封豫王爲安國相王三郎名隆基相王第三子　討亂註見下相州名今河南彰德府

斬元兇誅惡黨貶降奸臣

中宗崩韋后令上官昭容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爲帝皇后攝政改元景隆諸韋勸后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宗楚客説后宜革唐命謀害少帝又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適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别駕在京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微服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果殺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狥曰韋后酖殺先帝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斬韋后安樂公主武

襁褓兒無免者武氏宗屬亦誅竄殆盡宰相蕭至忠等皆貶官降秩有差、温縣名屬懷慶府臨淄縣名屬青州府朝邑今西安府同州

唐睿宗乘機會再登宸極

相王旦中宗之弟初武后立以爲帝尋廢之至是劉幽求請早即位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即位是爲睿宗立隆基爲太子

太平主倚親妹復逞兇心

太平公主帝妹也以與太子共誅韋氏有功益爲尊重帝嘗與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權傾人主其門如市公主初以太子年少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爲纖悉必聞於帝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以危太子　益州今成都府

坐朝堂剛三載青宮禪位

帝在位三年欲傳位太子太子固辭帝曰汝爲孝子何必柩前然後即位太子乃嗣位是爲元宗明皇帝

尊帝爲
太上皇

鋤太平竄崔湜女禍纔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崔湜蕭至忠等謀廢立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帝曰恐驚動太皇日用曰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執至忠義殺之懷貞自縊死太平公主亡入南山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崔湜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長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岐薛二州名岐今鳳翔府

唐明皇勤國政開元大治

帝即位改元開元開元之初帝勤於國政勵精圖治幾致太平

相姚崇任宋璟四海平寧

姚崇本名元之因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帝以崇爲紫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更名元之後又更名崇硤石人謚文獻宋璟字廣平南和人

長枕被花萼樓鶺鴒敦誼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帝兄也岐王範薛王業帝弟也幽王守禮帝從兄也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賞賚優渥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　花萼勤政二樓在西安府治東南

選名臣爲刺史民瘼留神

帝留心民瘼制選臺閣名臣出爲諸州刺史後帝自選諸司官長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

天寶後養奸邪荒於政事

開元二十九年後改元天寶帝在位歳久漸恣奢欲怠於政事罷丞相張九齡等而更用李林甫牛仙客陳希烈等又楊國忠安禄山等一班奸邪蔽主亂政不可勝言

寵楊妃成女禍敗壞彝倫

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惠妃子壽王妃美帝見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為妃潜内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遂冊為貴妃自是穢德亂政不十年而天下亂矣

洗兒會費金錢昭陽粉黛

營州襍胡安禄山姓康氏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部落破散遂逃依張守珪養以為子後為平盧討擊使性狡黠善巧事人帝左右至平盧者禄山皆厚賂之爭譽其賢累遷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每入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命楊銛姊弟皆與禄山叙兄弟因得出入禁中遂請為貴妃兒禄山生日帝及貴妃賜予甚厚越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

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帝亦不疑妃姊三人並承恩澤封爲韓虢秦國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杜甫詩曰虢國夫人承寵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埽蛾眉朝至尊又詩曰昭陽殿裏第一人蓋以飛燕比貴妃也長恨歌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亡顏色又曰昭陽殿裏恩愛絕　營州今昌黎縣平盧今永平府范陽今順天府河東今平陽府韓虢秦三州名韓今洛州襄垣縣虢今河南府陝州秦今鞏昌府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陽人徙河南後徙杜陵肅宗拜爲右拾遺後嚴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世號詩史

荔枝香明駝進踐走紅塵

貴妃喜食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遞之嶺南產一種核最小者味尤美謂之香荔枝帝幸驪山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名曲曰荔枝香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木蘭辭曰願借明駝千里足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

使賜安祿山荔枝杜牧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杜牧字牧之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别杜甫

李林甫擅朝權傾危國勢

初帝欲相李林甫問於張九齡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若用林甫恐異日爲宗社之憂帝不從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悉委政於林甫林甫日短九齡於帝及九齡既罷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明主在上將順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去悔之何及自是諫爭路絶林甫城府深密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世謂其口有蜜腹有劍欲盡除不附已者知吉温羅希奭爲吏深刻引爲殿中侍御史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帝賜林甫爵晉公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門第臺省爲空屢起大獄誅逐貴臣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一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帝不之寤也

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怯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習戰寒族則無黨帝悅其言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故用安祿山由平盧累遷專制三道祿山知中國武備盡弛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然後作亂會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祿山由是決意遽反適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於是發所部兵反於范陽初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　明皇分天下爲十五道三道平盧范陽河東也同羅北邊種名奚契丹東胡種名

顔平原連主盟二十四郡

平原太守顔真卿先知祿山且反因淋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

憤由是諸郡多應之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
平原郡名今濟南府德州河津縣名屬平陽府河
北一道領二十四郡眞卿
守清臣封魯國公謚文忠

哥舒翰哭出關陷了神京

帝以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懼會有告祿山將崔乾佑在陝兵弱無備帝趣翰進兵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是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諸軍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國忠疑翰謀已謂翰逗留帝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痛哭引兵出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乘高下木石擊殺甚衆官兵大敗翰獨與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翰麾下赴帝告急國忠首倡幸蜀帝然之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奔蜀賊將孫孝哲遂進陷西京 陝州名靈寶西原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高平之地曰原潼關在西安府華陰

戰抖擻馬嵬坡玉環殞碎

帝初出奔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六軍從之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並殺韓國秦國夫人帝聞諠譁出門勞慰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元禮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以羅巾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乃釋甲謝罪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僊誅之　馬嵬驛在咸陽西今西安興平縣正西二十五里有馬嵬坡初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若逢山下鬼環子繫羅衣玉環楊妃小字也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禁旅之名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吐蕃

西羌種名

險滴溜連雲棧曲寫淋鈴

帝幸蜀謂張野狐曰此去劒門鳥啼花落水緑山青無非助朕之悲悼耳入陜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相應帝既悼貴妃因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　連雲棧在褒城縣斜谷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連雲棧在褒斜中即張良說高祖燒絶處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

唐人詩梁川秦嶺西棧道與雲齊

擘鈿合與金釵鴻都道士

初貴妃入宮帝賜以金釵鈿合及妃外帝自蜀歸爲上皇惟妃是念有鴻都道士自蜀來言有李少君之術帝大喜道士乃竭其術以索之至於蓬島高山上署曰玉妃太眞院道士扣扉道所從來太眞出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取金釵鈿合各擘其半授之曰爲謝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道士歸奏之

帝益嗟悼不已

楊柳眉芙蓉面長憾歌聞

元和中白居易作長恨歌紀貴妃始末畧曰馬嵬山

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云云　白居易字
樂天其先太原人貶江州司馬自曰風月主人居東
都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贈右僕射謚曰
文

空記憶忠良言曲江先見

開元中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斬之帝
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張九齡固爭曰失律
喪師不可不誅且祿山狼子野心觀其貌有反相不
殺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
竟赦之至是帝在蜀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
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張九齡字子壽追封始興
伯謚文獻父爲廣東韶州別駕因家曲江廣輿
記曰非韶州曲江今爲南雄之始興興宅址尚在

辜負了梨園子凝碧號聲

帝精曉音律初置左右教坊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
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及長安陷祿山
搜捕俱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梨園子弟歔欷
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

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　凝碧
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唐禁苑中

唐肅宗自靈武從權受命

明皇初立子忠王璵爲皇太子改名亨至是明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取長安太子不可子建寧王倓等執鞚諫曰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兵西北克復二京以迎至尊子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遂留馳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之遂至靈武河西司馬裴冕與鴻漸等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乃許之遂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帝爲上皇天帝　建寧郡名今雲南府廣平平涼皆府名朔方今陝西寧夏衛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河西今甘肅鎮是鴻漸字子巽

借番兵回紇國掃蕩夸氛

帝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夸以張軍勢以燉煌

復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大潰其將安守忠等夜遁大軍遂入西京守忠等走保陝安祿山子慶緒悉發洛陽兵就守忠等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官軍遂入東京　回紇單于別種鳳翔府名澧水源出西安府城南五十里終南山下陝州名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俗名龍門山

東京今河南府

任李郭奮干戈重興社稷

初安祿山反明皇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李光弼時爲子儀兵馬使後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及帝即位靈武子儀光弼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人始有興復之望帝以子儀爲靈武長史光弼爲北都留守身經百戰克復兩京勦除安史皆二公力也後子儀爵汾陽王光弼臨淮王　汾陽縣名屬汾州

府子儀華州鄭人賜號尚父
諡武忠光弼柳州人諡武穆

賴巡遠保江淮死捍朝廷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大敗之於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復大破之敕以巡爲河南節度使副使會賊將尹子奇寇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告急巡自寧陵赴之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遠謂巡曰遠懦不善用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戰鬭籌畫一出於巡巡屢與子奇戰敗之巡將南霽雲射子奇中其左目幾獲之賊乃遁旋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餽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病不堪鬭遂爲所圍巡乃修守具使霽雲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擁衆不救霽雲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賊圍益急議者欲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不如堅守時城中將士人廩米日一合襍以茶紙樹皮爲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

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
之所餘纔三四并巡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
皆被殺巡死顏色不亂致遠於洛陽遠亦死於偃師
眞源今省入歸德府鹿邑縣雍邱今開封府杞縣
寧陵縣屬開封府睢陽今歸德府臨淮今省入鳳陽
府泗州偃師縣名屬河南府張巡
南陽人許遠新城人霽雲頓邱人

彭原驛忘軍旅嬌妻博戲

帝妃張良娣性巧慧能得帝意時帝在靈武李泌勸幸彭原俟西北兵至進幸扶風以應之帝從之至彭原廨舍隘狹帝與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范氏曰明皇播遷宗社焚毀社稷邱墟而肅宗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博戲豈非以位爲樂乎　彭原今慶陽府寧州扶風今鳳翔府良娣女官名樹雞即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稍堅刻以爲棋擲之不響

興慶宮惑讒佞老父傷心

帝立張良娣爲皇后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后與輔國相表裏干預朝政自兩京收復迎上皇還西京

上皇愛興慶宮移居之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又常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無此意其如羣小何帝泣不應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稱帝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還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遂如西內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請罪帝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上皇由是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　興慶宮元宗所建在西安府治東南五里唐南内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爲射生手號英武軍

張皇后阻朝參離其父子

帝脅於張后不敢朝叅上皇但遣人起居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

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知其謀告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帝崩輔國遂殺后及係

唐代宗經離亂老於軍旅

初肅宗至靈武以子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日與郭子儀等身經戰陣收復兩京後遂立爲太子更名豫至是即位是爲代宗

仗賢能憑武勇僇力成功

帝賴李泌郭子儀等同心協力故太原捷河東平兩京復奄有河北迎復上皇以成其功

下馬拜葉護鹵華夸手額

初肅宗借兵回紇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克兩京回紇葉護欲如約帝時爲廣平王兼天下兵馬元帥乃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軍民胡虜見廣

平王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夸之主肅宗聞之曰朕不及也　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

割三鎭授賊徒僕固懷恩

帝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以爲河北副元帥賊將李懷仙殺史思明子朝義取其首獻懷恩以降薛嵩田承嗣亦降嵩等迎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遂奏以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分帥河北與三鎭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河北道名今爲大名府相州今彰德府衛州今衛輝府邢州今順德府洺州今廣平府貝州屬廣平府磁州屬彰德府魏今大名府博今東昌府德州屬濟南府滄州瀛州今河間府盧龍今永平府

痛愛弟死無辜懷讐父母

初肅宗在靈武時李輔國險狡陰附於張良娣帝弟建寧王倓數於肅宗前詆訐二人罪惡一人遂譖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爲元帥將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

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帝恨而止

寵凶閹能假手進爵功臣

張后欲誅李輔國謀泄輔國遣使者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帝懷后殺建寧之讐而德輔國殺張后之功益加尊寵進輔國爵博陸王

博陸今平陽府平陸縣

回轉意惡專權芟其首臂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内不能平又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仍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

二三心無主宰不算賢君

過委靡欠剛明宦官用事

帝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威權倒置委靡莫振寵用宦官蒙蔽日深

魚朝恩程元振先後憑陵

帝以宦官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朝恩脅制朝野專權擅政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先是宦者程元振帝以為驃騎大將軍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皆忌嫉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奏致帝狼狽出奔及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

吐蕃來幸陝州四方俱叛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虜至涇州刺史高郢叛降為鄉導過邠州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遏之吐蕃渡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遂入長安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而東收兵商州諸將聞子儀至皆聽命子儀使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燃火以疑吐蕃百姓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遁去初帝至陝

委近習無人犯顏此公卿叛也出都百姓奪府庫此
三輔叛也召兵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也　涇州屬
平涼府邠州屬西安府奉天今乾州武功咸陽皆縣
名商州藍田俱屬西安府便橋長安北面西門曰便
門漢武帝於此作橋跨渭水以趨茂陵其橋與便門
相對因曰便橋長三百八十步又名渭橋御宿川在
西安府城西南四十二里一
名華嚴川陝州屬河南府

賴汾陽身餌虜挽轉乾坤

僕固懷恩初爲郭子儀前鋒以功爲河北副元帥至
是反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
京城大震徵兵諸道多不應帝名子儀使屯涇陽吐
蕃等合兵圍之會懷恩中途暴疾死二寇聞懷恩死
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
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子儀曰今衆
寡不敵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諸將請
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爲害耳郭晞諫曰大
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
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從則四海之福遂
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
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

諸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而助叛臣乎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說之曰吐蕃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長共飲藥葛羅因與子儀共執酒爲誓諸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涇陽縣名屬西安府

置高座講仁王僧尼受寵

内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置百高座講之魚朝恩作章敬寺帝幸之度僧千人帝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鹵簿車駕行幸羽儀導從曰鹵簿大楯也以甲爲之所以捍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

任軍中立節度藩鎭繁興

山南東節度使來瑱死軍中推梁崇義爲帥帝不能討因詔以崇義爲節度留後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軍中奏懷玉爲帥帝遂詔以懷玉爲節度使留後賜名正已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德帝遂詔以希彩權知留後盧龍孔目官殺希彩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帝即詔以泚爲節度使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帝詔以希烈爲留後尋命爲淮西節度使時諸鎭節度使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李正已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帝專事姑息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即爲節度藩鎭遂強悍不能復制　山南東今襄陽府淮西今河南府成德今眞定府魏今大名府相衛今彰德府盧龍今永平府盧龍縣俱鎭名成德領常冀深趙四州魏博領貝魏博相磁洺衛七州盧龍領幽涿營瀛莫平薊嬀檀九州

唐德宗振紀綱厲精思治

代宗崩太子适即位是爲德宗帝初甚清明振飭紀綱興利剔弊矯代宗之失懲宦官之蠹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可望

削煩苛罷貢獻美政宣行

帝罷梨園罷客省罷推酒一切煩苛盡削除之又詔罷四方貢獻時澤州上慶雲圖帝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芝草珍禽奇獸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初外國累獻馴象帝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命縱之又以內莊宅宮租充軍儲出宮女數百人種種美政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澤州屬山西淄今濟南府青今青州府

不旋踵用奸臣掊尅聚斂

時盧杞爲相因兩河用兵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供遂增商稅爲什一詔各道稅錢每千增二百又用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判度支趙贊等議掊尅聚斂民力始竭

除陌錢稅間架苦害生靈

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米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趙贊奏行間架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朱泚反懷光叛鑾輿兩播

平盧節度使李希烈反寇襄陽帝詔發涇原等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軍中冀得厚賜既至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取京城帝遽命賜帛人二匹人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帝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妃及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賊登含元殿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乃遣騎迎朱泚入宮自稱權知六軍帝遂幸奉天泚僭號稱大秦皇帝自將兵犯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遂帥衆赴長安李晟亦引兵出飛狐道入援數破泚兵時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泚百道攻城惟金吾大將軍渾瑊隨方禦之而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每

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乃引退懷光亦敗泚於醴泉泚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懷光素與人言盧杞趙贊等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而懼言於帝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若使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帝遂詔懷光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頓兵不進遂有異志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討泚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遂潛與朱泚通謀時李建徽楊惠元與懷光聯營懷光襲之奪其軍遂反城請帝幸梁州懷光遣將趣南山邀車駕不及而還 涇原今平涼府 滻水在西安府城東一十五里源出藍田縣合金谷水北流入霸[illegible]含元殿在西安府東北唐大明宮內殿之北奉天今西安府乾州飛狐今大同府 廣邑縣醴泉縣名屬西安府梁州今漢中府

賴興元罪已詔收轉人心

帝改元興元初考功郎中陸贄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自革心向化

紳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山東
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
也

天生下李令公爲唐社稷

李懷光朱泚皆反帝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爲諸
道副元帥以討賊初懷光以晟軍浸盛欲引軍襲之
三令其衆衆不應懷光内憂麾下爲變外懼晟襲之
遂奔河中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牒渾瑊等刻期
集城下移軍於光泰門外晟使兵馬使李演王泌將
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墻二百餘步
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拔柵而入泌演繼
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
西走遂復京城渾瑊等亦克咸陽後泚將韓旻斬泚
以降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
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
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李晟爲中書令
故稱令公河中今平陽府蒲州行在天子行曰乘輿
止曰行在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封西平郡王渾
瑊蘭州人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封咸寧郡王公異吳人

更賴著陸敬輿奏議詳明

帝初在東宮聞諫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凡鑾輿兩播贄俱侍左右帝有大事贄盡心條畫有微失即竭誠規諫疏議奏對剴切詳明帝頗采用其言卒能收人心而安社稷焉今有陸宣公奏疏傳世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諡曰宣

忽書生能料敵平凉盟刼

吐蕃尚結贊求和於副元帥節度使馬燧燧爲之請於朝帝許盟於平凉以渾瑊爲會盟使瑊發長安李晟深戒之平章張延賞與晟有隙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召瑊切責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泣曰吾生長西鄙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吐蕃所侮耳帝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爲瑊援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其側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入幕易禮服吐蕃伐鼓三聲大

還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
然平章柳渾曰吐蕃豺狼也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
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
爲此言耶是夕遊瓌表言平凉盟刧帝大驚謂渾曰
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 平凉府名屬陜西
潘原唐縣名故址在平凉縣境內洛口莫詳處所馬
燧字洵美封北平郡王謚莊武柳渾字夷曠襄人

信讒說疑馬李猜忌功臣

初尚結贊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去三人
唐可圖也乃入鳳翔境禁擄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
令公召我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又因馬燧以求和
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會盟刧瑊走免獲燧之
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
舉足當是時馬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沒矣今蒙侍
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
等歸帝聞之遂惡燧帝忌晟功名會吐蕃又有離間
之言張延賞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入
朝稱疾帝加晟太尉罷鎮時帝以李泌同平章事泌
初視事與晟燧俱入見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
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備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矣陛下誠不以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保無事帝然之晟燧皆起泣謝　河曲河西九曲本西戎地河千里而一曲

纔安定置瓊林收藏寶貨

初帝幸奉天朱泚始解圍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稅茶鹽榷酒酤百孔俱興

帝初稅茶九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鹽每斗詔增價百錢復榷天下酒以崔造判工戶部造與侍郎元誘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百孔俱興

德宗老賴鄴侯黃臺免摘

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女爲太子妃公主素不謹或告主淫亂帝幽之禁中太子懼請與妃離婚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

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柰何泌曰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帝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帝曰爲卿還延至明日思之泌袖笏叩頭而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一日帝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勸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 初肅宗殺子建寧王倓廣平王俶有大功帝妃張良娣復忌而譖之李泌言於肅宗曰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舒州名今安慶府李泌字長源京兆人封鄴侯

唐順宗失音久風病纏身

帝太子誦於貞元二十年九月風疾失音次年正月朔諸王入賀太子疾不能來德宗悲歎得疾崩太子即位是爲順宗

八司馬附叔文人情噂嗒

初帝在東宮翰林待詔王叔文善碁帝大愛幸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錦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及帝即位寢疾叔文專權用事韓泰等依附推奬采聽謀議汲汲如狂榮辱進退惟其所欲其門晝夜車馬如市至元和初叔文敗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貶爲遠州司馬謂之八司馬　柳宗元字子厚解人從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與韓愈齊名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字夢得

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等咸疾叔文乃啟
上召學士鄭絪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
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帝帝遂立
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遂命
太子監國於是邪黨旋皆貶斥人心始安　鄭絪字
文眀

唐憲宗登寶位延英議政

順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太子純即位是爲憲
宗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
服宰相求退帝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處者獨宮人宦
官耳故樂與卿等俱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出宮人蠲賦稅禁止逢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以實惠及
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
充進奉者宜禁絶之帝悉從之制
下而雨　李絳字深之贊皇人

用非衣制口天削平淮蔡

彰義節度使吳元濟反帝發兵討之元濟求救於李師道等師道表請赦元濟不許時帝以兵事委平章武元衡師道遣刺客於暗中刺殺元衡又擊御史中丞裴度傷其首或請帝罷度官以安賊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紀綱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帝然之悉以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時李晟子愬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帝以愬爲唐鄧節度使討元濟度言於帝曰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討賊矣帝乃以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元濟將李佑有勇畧愬誘而擒之待以客禮佑謂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遂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佑奸計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佑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

濟送京師斬之後敬宗時欲以度爲相李逢吉等惡之以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也腹肚也音近度天上口吳字謂吳元濟被度擒也張權輿等因言度名應圖讖敬宗察其誣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淮西三小州申州光州蔡州皆屬彰義鎭蔡州今汝寧府申州今信陽州光州屬汝寧府唐縣名鄧州名俱屬南陽府

幾聲兒人贊歎果斷英能

自德宗以姑息成藩鎭之禍帝獨以法度裁制毅然興師故其討淮西也數年不克有議赦者有勸罷兵者而帝獨用裴度之言逆盜五發而不回高霞寓大敗於鐵城而不挫卒能勦除惡逆向非帝之力於討賊未有不爲人情所動搖者故史稱帝剛明果斷足稱中興誠不誣也　鐵城惟德安府城北有鐵城山或疑即此

擒劉闢執李錡蕩除猾逆

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請節鉞帝以初嗣立授之闢志益驕求兼領三川帝不許闢

遂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之崇文進破鹿頭關連戰皆捷遂直指成都擒闢送京師斬之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帝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下詔徵之錡遂反帝發諸道兵討之錡遣兵馬使張子良將兵襲宣州子良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謀討之即夜趨還城行立應之於內遂執錡送京師斬之　三州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北三十里鎮海軍今鎮江府宣州今寧國府

平師道服承宗約束咸遵

李師道爲平盧節度使王承宗爲成德節度使逆命已久初裴度在淮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布衣柏耆以策干愈曰元濟既擒王承宗膽破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矣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帝詔諸道兵討師道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師道聞官軍浸逼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師道疑悟收衆心遣使齎帖授

子城門已洞開悟捕師道斬之函首送弘正營淄青
悉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德州名棣今武定州俱屬濟南府鄆州今東平府陽
穀縣名屬兗州府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
第二重城以備
居宅謂之牙城

說未了侈心生奸諛得幸

諸道甫平帝寖驕侈皇甫鎛等遂以聚斂得
幸程异以進羨餘得幸柳泌以方士得幸

寵奴僕居宰輔不信忠臣

帝寵宦官吐突承璀以為神策中尉皇甫鎛程异等
厚賂承璀帝並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
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上疏曰天下治
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
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
後鎛黨陰擠之罷度為河東節度使鎛又譖平章崔
羣亦
罷之

麟德殿龍首池工程再起

帝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悦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裴度言之帝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　麟德殿在唐大明宮內龍首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苑

紫金丹長生藥服煉修眞

帝好神仙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帝遂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後帝服其紫金丹愈加燥熱舍人裴潾曰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帝怒貶之　天台縣其縣有天台山屬浙江台州府

迎佛骨貶諫官崇邪徼福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

貴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
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當時未有
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惟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
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重
亦可知矣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
乞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
凡有災咎宜加臣身帝怒欲加極刑裴度崔羣救之
乃貶潮州刺史　潮州府名屬廣東韓愈字退之修
武人謚曰文
崔羣字敦詩

爲稱尊受賀禮處陋甘心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
助軍平賊進賀謂之助賞及帝加尊號又進賀禮

中和殿大年初一時亡化

元和十五年庚子春正
月帝暴崩於中和殿

細尋思無疾病事有來因

陳弘志逞奸謀行兇下手

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梁守謙立太子掩罪容身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帝不許太子憂之至是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承璀及惲

澧州名屬岳州府

唐穆宗守父孝何曾滿月

命羣臣皆釋服廢禮忘親

帝名恒憲宗太子是爲穆宗居喪未一月即與羣臣皆釋服不能討弒父之賊又遽有釋服之命隨御樓肆赦事畢命陳倡優襍戲而觀之

帶聲色连朝欢燕重陽大宴

遺李珏等疏諫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合宴後庭事
將未可不聽　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
不待終制也重陽節名九月九日也九爲陽數其日
與月相應
故曰重陽

縱藩臣殺節度放肆橫行

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詔以
克融爲平盧節度使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
田弘正詔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魏博將史
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

依舊是服金丹亡身殞命

帝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疏曰先帝信方士妄言餌
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帝善
其言而求之不
已卒得疾崩

賴慈親郭太后却位扶君

初帝寢疾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
郭曖之女也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

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取制書手裂之帝崩太子即位

唐敬宗甫登極嬉遊濫賞

帝名湛穆宗太子是爲敬宗帝居喪甫易月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昵八關十六子紊亂朝廷

李逢吉爲相恣肆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張權輿陳昔範姜治八人從而附麗之者又八人時人目之爲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徒枉了李文饒丹扆進諫

帝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

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封魏國公吉甫之子父子爲
相一書云文饒其
諡也吉甫字弘憲

打毬回遭宦者滅燭行凶

帝善擊毬好手搏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更好深夜
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
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
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酒酣入室更衣
殿上燭滅克明
等弒帝於室內

絳王悟立片時仍逢禍害

劉克明矯稱帝旨立絳王悟又欲易內侍之執權者
於是樞密使王守澄等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
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
亂兵所害　絳州名屬平陽府

兩日中三換主立起文宗

王守澄等立江王涵即位更名昂是爲文宗　幾兩日
之間弒敬宗殺絳王立文宗宦者三易其主帝穆宗

第三子

唐文宗守祖訓貞觀政要

帝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厲精求治去奢從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帝復舊制每竟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以爲復有太平之風　按以太宗所選金鏡錄授學士令狐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宣宗事也此作文宗疑誤令狐綯字子直

患風疾寵醫士變亂規繩

帝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帝飲其藥頗驗遂有寵以爲翰林侍讀學士注爲帝畫策先除宦官次清河北帝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甘露禍又遭央公卿血濺

平章李訓與鄭注謀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出注爲鳳翔節度使注與訓謀至鎮選壯士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内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訓與其黨謀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並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是日帝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帝顧宦官仇士良帥諸官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名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起走詣帝告變羅立言李孝本各帥卒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因誣王涯賈餗舒元輿王璠羅立言謀反皆收繫斬之擒殺李本孝訓走爲人所殺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右軍獲韓約亦斬之　鳳翔府名屬陝西邠州屬西安府寧州屬慶陽府扶風縣名屬鳳翔府

哭啼啼比赧獻受制家臣

帝嘗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仇士良翦宗枝扶持太弟

帝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太子及帝寢疾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矯詔廢成美爲陳王立潁王瀍爲太弟帝崩士良說太弟賜陳王成美及安王容死遂即位　陳州名屬開封府潁州屬鳳陽府安唐州名今德安州

唐武帝任賢相藩鎮幾清

太弟瀍穆宗第五子更名炎是爲武宗帝以李德裕爲相時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德裕曰河朔事務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

[illegible]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
自爲留後帝謀於德裕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鎭也
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苟兩鎭聽命則稹成
擒矣帝遂決意討稹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三鎭無
不奉詔元逵等果討稹平之時河北三鎭每遣使至
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須藉朝廷官
爵威命以安軍情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
如自奮忠義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鎭不敢有異志范
祖禹曰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鎭如運之掌使武宗
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昭義今山西潞州

受元籙廢僧尼難稱純德

帝好神仙受法籙於道士趙歸眞惡僧尼
耗蠹天下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餌金丹成大病瘖瘂而崩

帝餌方士金丹性加燥急遂寢疾而道士以爲換骨
後旬日不能言而崩　換骨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
辟穀去血換
骨出神脫形

皇太叔號宣宗躬行節儉

小太宗虛獎譽大體無能

初憲宗生光王怡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冲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武宗崩太叔即位是爲宣宗帝恭謹節儉重惜官賞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故太宗之治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惜乎昧於人君之大體也　光州名屬汝寧府

搖着手怡中官提心吊膽

帝名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語之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澳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也

爲猜嫌弑嫡母狠壞人倫

太皇太后郭氏帝嫡母也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帝憲宗之崩帝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氏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帝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

於興慶宮外
人頗有異論

信諛言出廟主肆行不道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

拒裴休立太子自道閑人

裴休爲相帝命休經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裴休字公美濟源人

唐懿宗重佛法唱經開講

帝名温初爲鄆王宣宗長子即位是爲懿宗帝信奉佛法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夾

歲饑荒人困苦反亂紛紛

時關東年年水旱州縣不以寔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乃軍逐其帥民逐其主相聚爲盜所在蜂起

相韋路肆貪求牛頭阿傍

以韋保衡路巖同平章事帝荒於庶政委任巖等二人奢靡貪縱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傍言如鬼陰惡可惡也

愛同昌一公主嫁葬枯神

同昌公主郭淑妃之女帝特愛之嫁韋保衡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牕户皆飾以襍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踰年公主卒帝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及葬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

十四年壞唐室並無寸善

帝在位十四年驕奢無度淫樂不悛並無寸善可紀李氏之亡於兹決矣

彗星見司天奏含譽星明

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

唐僖宗擊毬場狀元人物

懿宗崩宦官劉行深韓文約立懿宗少子普王儼即位是爲僖宗帝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

田令孜稱阿父殺戮忠臣

帝之爲普王也宦者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寺省賜死

後孟昭圖亦諫令孜矯詔沈之

私鹽賊黃巢反血流川澤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陷濮曹州寃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剽掠州縣及曾元裕擊斬仙芝巢遂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入浙東剽閩廣自桂州沿湘而下陷潭州鄂州饒信自采石渡江趨淮入頳宋徐兖之境直逼東都所至屠戮血流成川積屍若山

濮州屬東昌府曹州屬兖州府寃句故城在曹州潭州今長沙府鄂州今武昌府饒州廣信江西府名

陷東都忙出走棄了咸京

黄巢攻陷東都帝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往守潼關時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未嘗經戰陳聞當出征多顧病坊貧人代行巢攻潼關承範兵潰巢直趣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帝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　駱谷關名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興元今漢中府

留盜賊富貴資一般將帥

初黄巢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屯兵荊門以拒之俘斬什七八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　荊門州名屬安陸府

賴雁門李僕射破賊功成

初李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

李可舉許之克用亡走韃靼至是黃巢作亂帝詔赦之克用帥韃靼諸部萬人赴之牒河東令具頓遞節度使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還陷忻代州河中留後王重榮以巢兵尚強謀於楊復光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乃名克用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帝詔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趨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賊衆大奔克用遂入京師巢遁走圍陳州不克北趨汴州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追及大破之巢將尚讓帥其衆降巢東奔冤州克用追至冤句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尚讓追敗巢於瑕丘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首以獻

雁門今大同府大同府名屬山西韃靼北翟國名本韎鞨之餘種居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韃靼忻代二州皆屬太原府渭南一縣名屬西安府

如寶雞走散關興元再幸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榷鹽使重

重榮所爭明是解池兼注慶陽甯夏殊可不必

榮論訴不已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尋遣玫等攻河中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玫與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帝幸鳳翔克用還軍河中與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劫帝如寳雞玫與昌符以令孜弄權再致播遷亦恥為之用且憚克用等兵強更與之合進逼車駕令孜奉帝發寳雞惟神策軍使王建從之走入大散關時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掖帝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等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帝由他道至興元　安邑縣解州俱屬平陽府鹽池有三一在平陽府解州一在慶陽府城北五百里一在寧夏衛城北四百里泰寧軍今山東兗州府寳雞縣名屬鳳翔府大散關在寳雞縣南大散嶺下通褒斜大路山南西道今漢中府

王行瑜斬反者并及襄王

朱玫以田令孜在帝左右終不可去乃立肅宗元孫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更遣王行瑜將兵追乘輿時帝在興元平章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illegible]

且詔許玫以自贖帝許以官爵楊復恭假子楊守亮
與重榮等共討玫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
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
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
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
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襄王奔
河中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函熅首
送行在　靜難今靜寧州屬平涼府

唐昭宗立名號門生國老

僖宗寢疾宦官楊復恭立懿宗子壽王傑爲皇太弟
僖宗崩傑即位是爲昭宗帝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
位復恭恃援立功所爲不法帝意不平故事多謀於
宰相後帝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對不肯行稱
疾求致仕帝從之尋謀反帝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
之復恭走興元與其假子楊守亮舉兵拒命鳳翔節
度使李茂貞討之取興元復恭等奔閬州茂貞拔閬
州獲復恭獻於闕下斬之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
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
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
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天威軍今
真定府威州閬州今四川保寧府

少陽院苦幽囚爾汝難聽

時宰相崔口與帝謀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乃名百官陳兵殿廷作口等狀請太子監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乃扶帝與何后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後崔口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討誅季述等

帝始復位

信崔口召汴兵鳳翔遷劫

崔口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韓全誨等求美人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口密謀將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口知謀泄急遣全忠書令全忠以汴兵迎車駕全忠遂舉兵發大梁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帝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卸於卸完從狄帝不得

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遂入鳳翔　汴州大梁即今開封府

李茂貞奪天子輸與朱温

崔口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乃將兵發河中茂貞自將與全忠戰於虢縣大敗而還全忠遂進圍鳳翔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時城中食盡茂貞方密謀誅宦官以自贖乃獨見帝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喜即收全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帝遂幸全忠營　朱全忠原名温號縣故城在鳳翔府寳雞縣東六十里

紇干山凍雀兒離鄉背井

朱全忠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遷都洛陽時帝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口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至此帝遂發長安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霑襟遂至洛陽　紇干山即紇真山在大同府城東北其山春夏積雪岐

即鳳翔府邠州華州俱屬西安府

醉醺醺椒殿裏疾走無門

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蔣元暉等圖之元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殿走太追弒之

昭宣帝軟朧朧孤兒寡婦

蔣元暉矯詔立昭宗第九子輝王祚即位更名祝是為昭宣帝朱全忠使元暉邀昭宗子德王裕等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昭宗諸子於是皆死所存者惟何太后與帝孤兒寡婦而唐祚移矣

毋先亡兒後死慘霧愁雲

初柳璨與蔣元暉等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元暉等與太后夜宴焚香為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

遺御史大夫薛貽矩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北面拜舞
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遂下詔禪
位於梁王奉帝爲濟陰王明年弑之
謚曰哀帝　濟陰今兗州府曹州

薛貽矩蔣元暉眞爲狗輩

薛貽矩蔣元暉俱註
見前狗輩註見後

愧殿下孫供奉喪盡人心

昭宗有猴善拜跪每朝謁猴亦拜敬盡禮號孫供奉
朱温篡位令朝賀猴望見殿上爲温號哮不拜温殺
之顧氏曰薛貽矩狗茍輩急成賊温受禪之意堂堂
臣宰食祿多年回面汚行效忠盜賊視殿下孫供奉
能不愧死
入地哉

三百載大唐朝二十一帝

唐高祖至哀帝凡二十
一主共二百八十九年

亂離多寧靜少幾日昇平

女后淫虐於前安史傾敗於後羣閹濁亂於中藩鎮尊大於外又以盜賊剪殄其宗禍釁乘除鴟張蝎結東撐西傾以至於亡

春風回首人何在　五代紛紛起戰爭

追想千年往事六朝踪跡茫然隋唐相繼統中原世態幾回云變　楊柳凄迷汴水丹青慘淡凌烟樂遊原上草連天飛起寒鴉一片　西江月

東風歸盡隋唐憾　百二山河換主人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八上

成都楊　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驄青御校

第八段　說五代史　定風波

兩汗淋漓赴選場秀才落得甚乾忙白髮漁樵諸事懶蕭散閒談今古論興亡　虞夏商周秦楚漢三分南北至隋唐看到史官褒貶處得趣不搖紈扇自然涼

詩曰

山自青青水自流南征北戰幾時休青春壯士邊關老紅粉佳人白了頭

十遇征夫九皺眉忘餐廢寢有誰知中宵破夢兜鈴
舉頓飯驚心戰馬嘶剪髮搓繩穿斷甲拆衣抽線補
殘旗風流宰相龍樓宴翠袖雙扶下玉梯
詩向會家閒講究話逢知已細評論評論往事知賢
否講究前賢說廢興東岸水流西岸響南山風送北
山雲雲容冉冉舒還卷水勢滔滔古又今流水浮雲
何日了人生在世幾回春消磨白髮詩和酒斷送青
春利與名蓋世功名野馬燄掀天事業閻婆城半張
故紙留蹤跡千古漁樵作話文潤論高談依故典長
歌短曲弔英魂就中多少悲歡處珍重相知勿倦聽
說過隋唐三百載一場春夢別翻公案五代史多少興

亡要知去跡來踪閱盡殘篇斷簡按五代者梁唐晉漢周是也起朱温終周恭帝凡十三主纔六主善終略談於後

後梁太祖朱温本碭山小民爲黃巢賊黨力屈降唐後因有功封梁王賜名全忠弑了唐昭宗自稱皇帝開平乾化在位六年被妾生子郢王朱友珪刺死其第三子均王友貞討誅友珪貞明龍德又十年唐莊宗滅之共十六年而亡

唐主李存勗其先朱邪國昌乃沙陀國人有功於唐賜姓李氏其父李克用封晉王去世之後李存勗滅了梁國自稱唐主謂之莊宗同光在位四年被樂官郭從謙所

弑其義兄明宗即位天成長興傳之愍帝應順又被義兒潞王所弑潞王自立三年清泰被石駙馬所篡前後四主共十四年而亡

晉主石敬塘乃唐明宗駙馬割地臣虜借兵滅唐爲晉高祖天福在位七年傳與兄子石重貴開運被北番擄入胡地共十一年而亡

漢高祖劉知遠石晉之臣乘契丹滅晉稱帝天福傳子承佑是爲隱帝乾祐輕誅功臣被其臣郭威所弑父子共四年而亡

後周太祖郭威連弑劉承佑劉贇篡漢廣順在位三年無嗣其妻兄之子柴榮襲位是爲世宗顯德七年而崩子宗

訓即位七月禪位與趙匡□按後周三主二姓共十年
而亡此謂之五代十三君一起一滅五十三年中間又
有僭號之國十一處稱王稱帝賢愚不同
福建閩王王審知唐僖宗時受封據福建統五州傳其
後王延翰王延鈞龍啓王延昶永和通文王延曦永隆王延政天德
共六主五十年而降於吳越
吳越國者起錢鏐唐昭宗時受封據兩浙統十三州是
為武肅王寶正傳其後文穆王元瓘忠獻王弘佐弘倧弘
俶凡五主八十四年歸降於宋太祖
淮南吳王楊行密唐昭宗時受封據廬州二十八郡號
忠武王傳之威王渥宣王隆演武義讓王溥順義乾貞大和天祚

凡四主共三十六年禪位與南唐

江南唐王李昪本淮南楊氏之臣徐温之義子係唐朝子孫受吳王封爲齊王受楊溥禪位建國金陵稱帝統三十五州號烈祖傳之子李景是爲後主（保大 交泰）宋太祖乾德二年卒其子李煜嗣位歸宋凡三主共三十九年而亡

湖南楚王馬殷唐昭宗時爲刺史據潭州二十三郡朱温時受封是爲武穆王傳其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凡六主共五十六年南唐後主滅之

荆南秦王高季興梁朱温之臣又降唐降吳受吳封爲秦王據荆南三州傳其後高從誨保融保勗繼沖凡五

主共五十七年降於宋
西川蜀王王建唐僖宗時爲利州刺史昭宗時受封後
稱帝據成都四十八州是爲高祖武成永平通正天漢傳其子
宗衍光天乾德咸康共二十五年唐莊宗滅之
後蜀王孟知祥唐明宗時受封據成都三十六州傳其
子昶明德廣政共四十年降於宋太祖
北幽燕王劉守光梁太祖時受封後稱帝唐莊宗滅之
廣南漢王劉隱梁太祖時爲清海節度使弟劉巖稱帝
據廣南四十七州乾亨白龍大有傳之子玢光天應乾晟乾和鋹太寶
凡四主共五十五年宋太祖滅之
河東晉主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因郭威篡漢遂稱帝

於晉陽謂之北漢世祖傳其子承鈞是爲孝和皇帝天會無嗣先是有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爲妻生子繼恩世祖即位其女居内薛釗自刎世祖以繼恩與孝和爲嗣其母改嫁何氏又生子名繼元亦與孝和爲嗣廣運相傳四主共二十九年宋太祖併之

凡此十一處稱王稱帝者共四十一人

自唐末梁初各各據土僭號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通共八十二年北漢劉繼元歸附之後僭僞盡絕那時天下生靈受了多少塗炭見了多少干戈今從五代梁朱温創始之初說起

按五代始於梁朱温創首

梁唐晉漢周爲五代始朱温篡奪唐祚稱帝改國爲梁

本碭山無籍子一箇窮民

朱温宋州碭山午溝里人少孤貧與兄存昱傭食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後稱帝兄全昱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黄巢爲盗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　宋州今歸德府碭山縣蕭縣俱屬徐州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百五十里碭山在縣東按今歸德府秦碭郡也

唐之末金色蟆太行造反

唐僖中有童謡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後王仙芝果陷曹州黄巢應之巢後攻陷長安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　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上黨南又在懷慶府城北二十里山勢綿亘數千里雖各因地之名其實皆名太行

聚鄉民相接應占據河中

黃巢起曹濮温聚衆應之巢陷京師以温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討河中留後王重榮數爲重榮所敗温乃因重榮以同州降都統王鐸表温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後重榮死子珂爲河中留後温取河中執珂殺之奏乞除河中節度諷吏民請已爲帥　河中今平陽府蒲州

勢敗也乃降唐獲功受賞

時唐僖宗在蜀以首相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督諸鎮兵討巢進逼長安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温知其將亡遂以華州降唐鐸以温爲同華節度使尋令兼淮南節度使又令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進爵東平郡王更拜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未幾進爵梁王後又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同華二州名俱屬西安府　護國即河中今蒲州

賜御名易全忠猛氣兇鋒

唐僖宗賜温名全忠温狙獪兇暴殘忍屠戮頗氏曰怒鬚仇目奸鋒中人險威震主虎負鷹視

所忌者晉蜀岐皆爲勍敵

封魏王加九錫几肉唐宗

初全忠爲宣武節度使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各擁強兵屢相攻戰唐昭宗封克用爵晉王建蜀王茂貞岐王全忠梁王後全忠弑昭宗而立昭宣帝急於傳禪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以魏晉以來皆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元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蜀岐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元暉歸謀於柳璨等乃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進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綱目曰温視唐宗猶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宣武軍名今開封府

效推戴張文蔚蘇循李振

初元暉等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憤色唐禮部尚書蘇循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後昭宣帝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及循與御史大夫薛貽矩等奉冊寶如梁全忠遂稱帝文蔚等舞蹈稱賀全忠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慚伏獨循與貽矩盛稱功德以

爲應天順人
李振註見下

弑昭宗假啼哭無樣欺心

判官李振爲全忠心腹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全忠欲立幼君易謀禪代遣振至洛陽與蔣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振遂與元暉謀夜弑昭宗於椒殿全忠聞之陽驚哭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

服衮冕篡唐朝改名朱晃

初張文蔚等率百官勸進全忠更名晃文蔚奉冊寶至金祥殿晃遂披衮冕即位是爲後梁太祖

夾寨戰幽州戰眉蹙難伸

梁遣康懷貞攻晉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攻之不克乃築壘穿塹守之內外斷絕晉遣周德威救之壁於高河懷貞擊之大敗梁遣李思安代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時相持踰年會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與諸將謀曰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必有驕怠之心若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乃帥兵直抵夾寨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潰走潞州圍解晃聞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晉師伐幽州燕王劉守光求救於梁晃自將救之進圍蓨縣晉將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使史建塘李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襍行暮至營內縱火大譟營中大擾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晃大駭燒營夜遁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晃慚憤遂病顧氏曰夾寨之戰鋒摧銳沮柏鄉之戰挫衆損師幽州之戰收迹遠遁鬱鬱然塡根低首常不伸眉　蓨縣故城在河間府景州城內下博縣名今省入眞定府深州德威字鎭遠馬邑人

預料著自死後身無葬地

晃還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縱淫邪私子婦狗行狼心

晃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爲控鶴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晃恣意淫邪諸子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晃尤寵之 郴今湖廣郴州博今山東東昌府郢今武昌府均州名屬襄陽府

朱友珪高聲罵老賊萬段

夕作爲天報應寢殿尸橫

晃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友珪遂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晃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憾不早殺之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刺晃洞其腹刃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友珪遂即位尹氏曰朱溫篡唐其兇暴悖逆世所未有溫既亂以臣弑君故友珪亦能以子弑父其屠戮之慘皆天理昭昭之報也

朱友貞討逆賊誅兄報父

梁駙馬都尉趙巖晃之壻也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時楊師厚

爲天雄節度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友貞乃遣心腹說之師厚謀之將佐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厚乃使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晃甥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巖歸亦與象先定計遂帥禁兵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後殺已廷諤亦自殺友貞遂即位於大梁是爲梁末帝　天雄軍名今大名府

寵張趙任段凝闇弱無能

德妃張氏卒將葬康王友敬使人於寢殿作亂執誅之友貞由是疎忌宗室寵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等咸居近職弄權賣爵政事日紊段凝諂附張趙每出兵必使爲監副捷奏至張趙悉歸功於凝凝重賂之求爲招討使由是將士憤怒後梁將康延孝奔唐唐主存勗問以梁事延孝曰梁主闇懦張趙擅權段凝智勇俱無專斂行伍以奉權貴願陛下養勇蓄力直抵大梁擒其僞主天下定矣　康今肇慶府德慶州

棄敬翔罷劉鄩一時智勇

平章敬翔深沉有智略從晃用兵三十年細大之務必關之及友貞立趙巖等用事翔每進言皆不聽後梁盡失河北翔曰國家疆土日蹙臣雖駑矣受國恩深願得自效巖等以翔有怨言遂棄不用後唐軍且至友貞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雖爲相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獻言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良平復生誰能爲陛下計者及唐軍入翔遂自縊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好兵書有機畧唐主存勗嘗曰劉鄩用兵一步百計後與存勗相持於莘縣友貞以書責戰鄩報曰晉兵甚銳未易輕也友貞怒鄩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河朔皆入於唐罷鄩爲亳州團練使段凝素惡鄩乃譖之罷鄩歸洛陽酖殺之　莘縣屬東昌府亳州屬鳳陽府敬翔同州人

王鐵鎗好男兒豹死留名

招討使王彥章驍勇絶倫每戰用二鐵鎗皆重百觔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軍號王鐵鎗先是以段凝趙巖之譖罷彥章還第及唐兵攻兖州乃召用之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以屬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彥章死戰虜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

馬蹪遂被擒唐主存勗惜之賜藥以傳其創彥章不知書常爲俚言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存勗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遂見殺

中都今兖州府汶上縣

李亞子大兵來號咷乞命

李克用病篤命立其子存勗爲嗣謂其弟克寧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字也王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唐兵至曹州梁守將皆降友貞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置傳國寶於卧内左右竊之以迎唐軍友貞惟日夜號哭不知所爲　曹州屬兖州府

皇甫麟揮短劒了當殘生

友貞謂指揮使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友貞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刎友貞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友貞因自殺

父共子十七年風燈草露

梁太祖末帝父子共十七年

被唐朝追貶做小可凡民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晃友貞爲庶人

唐家者乃唐朝沙陀降將

李國昌子克用赴難朝廷

李國昌本名赤心其先號朱邪盖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别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懿宗時赤心以有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唐僖宗乾符中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自爲留後僖宗乃拜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擊寧武及岢嵐軍盧龍節度李可舉討敗之國昌父子亡走韃靼黄巢陷長安朝廷赦之遣李友金召之克用始將沙陀兵趨河中赴難長安僖宗以爲鴈門節度使後封晉王至唐爲朱温所滅克用卒長子存朂嗣位遂稱帝國號亦曰唐是爲後唐 朱邪處月之别種西突厥苗裔世居金婆山之陽蒲類海東

其地有大磧名沙陀後因以沙陀爲號以朱邪爲姓振武軍名今大同府寧武故址在大同府朔州南岢嵐軍今爲州屬太原府

獨眼龍破黃巢功居第一

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與黃巢戰於渭南一日三捷巢敗走克用遂入京師時克用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與朱溫劈廝對屢次交兵

克用屢敗巢兵追巢至於寃句巢遁走克用還過汴州朱溫館於上源驛克用乘酒使氣溫不平克用醉卧溫發兵圍驛攻之左右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電克用隨電縋城得出還太原訟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詔和解之克用由是不平與溫互相攻伐兵連不已

憤逼京負罪懲群奸挑激

僖宗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

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之曰此朱温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温皆不許克用愈怒僖宗以重榮不從兗州遣邠州王玫鳳翔李昌符討之玫等亦陰符於温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會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遂以兵赴之與玫等戰於沙苑大敗之遂進逼京城令孜奉僖宗奔鳳翔克用退屯河中表請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復劫駕至興元克用遂還太原　沙苑地名在西安府朝邑縣南

誓一生無改節義士忠臣

西川王建謀篡帝遣克用書曰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克用復書云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因語子存勗曰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時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　石門鎮名惟西安府淳化縣北有石門山又平涼府靜寧州南有石門峽未知孰是

李存勗承王位雪仇三矢

克用卒子存勗嗣位爲晉王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存勗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無忘父志存勗藏之廟用兵請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後存勗果繫燕王劉守光父子函梁朱友貞君臣之首入太廟還矢焉

滅仇梁繼唐統氣槩豪英

唐天祐二十年存勗自立爲帝仍廟祀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以下上繼唐統國號曰唐是爲後唐莊宗是年梁數道入寇存勗召諸將會議郭崇韜曰梁今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材不足畏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潰矣存勗遂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擒梁將王彥章亟趨大梁梁主友貞自殺段凝降梁遂滅先是克用謂存勗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歐陽修五代史曰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廟還矢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魏今大名府楊劉城名今東阿縣楊劉鎮是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

張承業一片心忠言逆耳

卒負了老勅使早自稱尊

初唐天祐十八年存勗謀稱帝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之將佐皆賀監軍使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元兇未滅而遽即大位殊非王父子之初心王何不先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身遂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存勗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乃仰天大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卒時年七十有七　承業字繼元

憲僖宗時宦者
昭宗以爲監軍

堪憾處志驕盈矜功十指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及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誰不解體吾無憂矣吳嚴可求亦謂徐溫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將有內變但

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荆南軍名今荆州府

侮縉紳悅女色寵任伶倫

存勗自滅梁之後漸恣荒淫命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尤寵任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激莫敢出聲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存勗委以耳目由是干預政事施其讒慝將相大臣皆憚之

李天下壞名聲甘心下賤

存勗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所寵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存勗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存勗悅厚賜之

得蜀驕輕屠膾汗馬功勳

唐遣魏王繼岌及侍中郭崇韜伐蜀崇韜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迎降餘城鎮皆望風款附進逼成都蜀主衍降梁震謂李高興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時崇韜在蜀與宦者向延嗣有

隙延嗣歸譛之存勗怒復遣宦者馬彥珪詣成都曰崇韜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劉后復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彥珪至蜀繼岌遂如教殺之并殺其諸子時護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入朝伶人景進譛之亦見殺并詒李紹奇滅其家由是天下莫知崇韜等之罪人情疑駭李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功至於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行及我矣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遂俱反於蜀顧氏曰汗馬勳臣闔門屠膾而失功臣之心　鳳今鳳縣與今興安州俱屬漢中府文今文縣扶故址在文縣西屬鞏昌府護國軍今平陽府蒲州西平王郭崇韜追謚爲西平王

登高歎石橋悲彷徨四顧

趙在禮作亂遣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諭不從乃命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討之軍士劫嗣源入鄴欲與俱反嗣源奔相州紹榮奏嗣源叛與賊合嗣源上章自理皆爲紹榮所遏嗣源疑懼遂引兵據大梁紹榮請存勗幸關東招撫存勗遂發洛陽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

命旋師至石橋西置酒悲泣遂入洛陽　歸德軍即歸德府相州亦即歸德鄴郡五代唐所置今大名府

郭門高下毒手樂器焚身

伶人郭從謙以有功得寵爲從馬直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死從謙數以私財享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遂作亂擒斬之存勗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從謙遂定計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存勗聞變帥衛兵擊之時亂兵已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存勗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須臾遂殂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

郭從謙優名郭門高

唐明宗李嗣源胡人異姓

勇鬬戰屢建功養子螟蛉

李嗣源本胡人無姓氏初名邈佶烈以騎射事克用屢立戰功克用養以爲子賜名李嗣源及莊宗被弑

諸將立以為帝是為唐明宗

討鄴都軍士譁身為擁立

初存勗使嗣源討趙在禮於鄴都嗣源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云克城之後當坑魏博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泣諭不從遂劫入城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詭以出城收兵奔相州上表自理為李紹榮所遏嗣源不得已遂遣石敬塘以兵入據大梁

入洛陽監國政志在經綸

嗣源至罌子谷聞存勗被弒乃慟哭入洛陽止於私第百官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相悉後百官三上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

遠女色減中宮英明有道

時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嗣源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嗣源曰宮中職掌宜諳

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者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又除稅省耗及罷四節貢奉

惜生民休士馬五穀豐登

嗣源在位八年兵革罕用年穀豐登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較於五代粗爲小安

夜焚香禱蒼天早求誕聖

嗣源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只末年諱儲嗣激喪從榮

太僕少卿何澤表請立秦王從榮爲太子嗣源不悅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議遂止從榮驕矜不爲時論所與心忌宋王從厚嘗懼不得爲嗣至是嗣源寢疾從榮入問疾嗣源俯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父已殂乃謀以兵入宮宣徽使孟漢瓊入白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嗣源指天泣下謂侍衛指揮使康義誠曰卿自處置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嗣源曰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陳兵天津橋北使人名義誠

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漢瓊使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帥騎討從榮從榮潰走歸府皇城使安從益進斬之

唐愍帝恰臨朝時衰運拙

宋王從厚明宗第五子時爲天雄節度使從榮伏誅遣孟漢瓊名從厚於鄴至是即位是爲愍帝

李從珂王氏子反入西京

李從珂本姓王氏小字阿三鎮州平山寡婦魏氏之子嗣源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時爲鳳翔節度使朝廷從之河東從珂遂於鳳翔舉兵反從厚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從珂至陝諸將及義誠皆降從厚遂出奔衛州從珂入洛陽廢從厚爲鄂王而自立 鎭州今眞定府平山縣名屬眞定府衛州今衛輝府鄂州今武昌府

鴆酒用麻繩哀哉短命

衛州刺史王弘贄遷從厚於州廨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鴆之從厚不飲巒縊殺之

一家兒妻共子總做冤魂

從厚出奔妃孔氏病四子俱幼不能從從珂俱殺之

唐潞王篡李氏歛民賞衆

從珂初封潞王弑從厚自立國號亦曰唐是爲唐廢帝初從珂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閱實府庫金帛不過三萬兩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除菩薩扶生鐵變了人心

是時有司百方歛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至后妃器服簪珥纔二十萬緡從珂患之學士李專美曰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乃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怨望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愍帝仁弱從珂剛嚴有悔心故也

千春節歸反疑漏言公主

不隄防石駙馬引動番兵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初尚明宗女永寧公主爲駙馬都尉從珂忌之至是以千春節置酒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從珂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疑懼欲嘗從珂之意表陳羸疾乞移他鎮從珂遂從爲天平節度使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來河東也主上面許我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壻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遂拒命從珂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契丹契丹主德光將兵赴援與唐騎將符彥卿等合戰敬瑭遣都押衙劉智遠助之唐兵大敗契丹遂以敬瑭南下復破唐兵於團柏敬瑭遂直趨洛陽所在將校皆降　天平軍名今兗州府東平縣團柏唯潞州城北有柏谷山又太原府祁縣境東有團柏鎮維翰字國僑河南人

一炬火元武樓化成灰燼

時敬瑭將至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及雍王重美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死

十三年傳四主急雨殘雲

唐自存勗至從珂凡四主共十三年而後唐亡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八上



